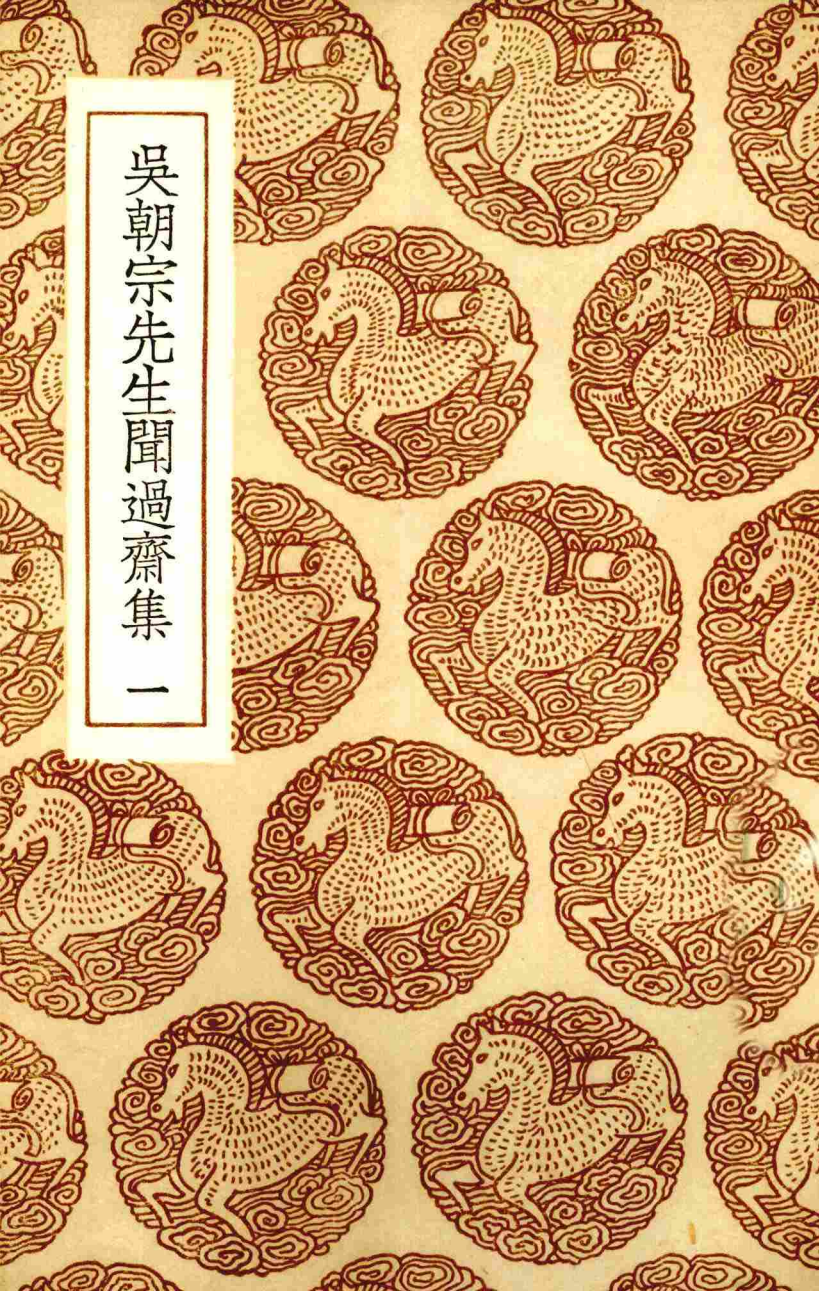


吳朝宗先生聞過齋集一





吳朝宗先生聞過齋集

(一)

吳海撰

# 原序

士君子行修於己。德備諸躬。名湮沒而不彰者。古今豈少也哉。吾於閩得一人焉。爲吳朝宗先生。先生生於元之末季。迨至明興。閉戶潛修。不求聞達。讀書談道。怡然自樂。舉凡明體達用之學。修己治人之術。罔不一一體驗於身心之間。而猶歉然不敢自恃也。乃顏其讀書之室曰聞過齋。其自治之嚴。進修之敏。直與子路之聞過則喜。濂溪之聞過則可賢。同一勇往奮勵。推是心以往。安在聖賢之不可學而至哉。予奉命撫閩。日夕兢兢。恆懼德薄才疏。不能裨益於民生。無以仰承聖天子之德意。乃博求先輩遺書。延攬當世賢豪。以勸予之不逮。一日吳生爾明。攜其乃祖之聞過齋集遺予。予披讀再三。手不忍釋。見其言至理。字字真詮。皆有關於綱常名教。有關於世道人心。悉由身親體驗而得之者。絕不爲浮飾之語。華誕之詞。以悅世俗人之耳目。真孔孟之正傳。而程朱之嫡派也。古所稱正誼明道之儒。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予故亟取而表彰之。以爲後學之矜式。使讀書者有所觀法焉。至其中道理之剴切詳明。義蘊精深。觀者自能識之。固無俟予言之贅也。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季秋月。儀封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 徐序

文以道輕重。自昔有是言也。由古迄今。其文之行後者。莫不皆然。舍道而論文。則其人品之高下。何由而見哉。夫言者心之聲。而文又言之精者也。心明乎道。故其言皆可法。昧乎道者。反是。是故理明而辭達。文之上也。理勝乎辭。文之次也。辭勝乎理。不足謂之文矣。況磔裂靡陋。以趨時好者乎。今觀閩郡吳先生。聞過齋集。敘事嚴整。議論正大。雄健宏奧。離合變化。一歸於理。非通今博古。擇之精而信之篤。養之有素。何能致是。韓子有云。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信然哉。先生平生剛直。終身隱約。未嘗求知於人。然非其人。莫能知也。如尙書宣城貢公。翰林學士晉安林公。皆擅文名當世。不易下人。惟於先生。深知敬畏。則其人品可知矣。矧文章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何待後世。如揚子雲者。出而後知耶。先生沒。迨今踰十一年。是集藏於門人王儻家。近吾友胡伯寧氏。同知鹽運於閩。見而喜之。將與其同志建寧郡守芮君志文。率好義之士。爲錢諸梓。以廣其傳。閒以公事。道過鄉郡。出示予請序。自顧老病昏塞。安敢謂知言哉。鄙野之辭。不足以軒輊。姑書此。以致景仰之私云。洪武戊寅春正月。旣望。永嘉徐宗起書。

# 蔡序

夫道德蘊於躬。而恩施及於後世者。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若夫有其德而無其位。而立言足以垂訓。學行可爲世法。亦卓然千古矣。朝宗吳先生。閩人也。生於元季。隱居不仕。而氣質光明。學識醇正。爲當世諸名公所推重。入明而徵書。游至。苟其應聘而出。何難抒所學。以大展其經綸。乃甘江湖而不甘廊廟。謂天下有能用吾言者。則吾道可行。若其不用。廊廟亦江湖矣。故其家居。採撫古今孝弟節烈之事。勤勤款款。以勸導其鄉人。而復附以福善禍淫之說。使鄉人之樂於爲善者。翕然從之。其不善者。亦將有顧忌而不敢爲。其教人有道如此者。使當時有司。能採其說。以分教各鄉各里。則人人親親而長長。夫夫而婦婦。於以平天下無難矣。安在江湖之不爲廊廟耶。又以楊墨佛老爲六經之賊。管商申韓爲治道之賊。遺事外傳。爲史氏之賊。蕪詞荒說。爲文章之賊。欲上之人。悉取其書而禁絕之。使曉然知道之所在。其衛道之嚴如此者。使當時公卿大夫。入告於朝。以行其說。則經正民興。於以復三代之治無難矣。又安在江湖之不爲廊廟耶。蓋先生平昔所學者。周程張朱之道。故凡一言一行。無非出於大中至正。至施諸筆墨之間。又復雄健而整麗。精奧而典雅。古人有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若先生之學。瞻詞豐。根茂實。遂又何患不遠行乎哉。錕嘗歎閩學之倡也。始於龜山。其盛也。集於朱子。其末也。振於西山。又二百餘年而始有剩夫陳氏。翠渠周氏。虛齋蔡氏。向非有先生之關邪。崇正傑然挺出於絕續之間。何以繼已往而啓將

來哉。大丈夫得志於時。恩施及於後世。其功其德。亦不過如是而已。先生雖江湖哉。而當時之登廊廟者。曷及耶。乃先生猶以愚昧自居。謂平日所爲。必有或悖於理者。亟以聞過名其齋。可謂謙君子矣。儀封張夫子。始入閩。訪得其文。手授銜錄。編訂復親錄其尤者百篇。登於梨棗。以廣其傳。曰。吾匪徒傳其文也。傳其道也。天下無外道之文。先生之文。卽先生之道也。夫受業門人。漳浦蔡衍錄百拜題。

# 邵序

文章天下之公器。雖世殊時異。家傳人誦。不忍釋手。及其版行已久。猶欲新之以垂永遠。果何以得此哉。必其人德蘊。誦己道。孚於人。發而爲言。有關世教。有裨治道。有切於民生日用。若然。雖欲不傳。烏可已也。吾閩朝宗吳先生。氣質剛明。學識醇正。平日踐履篤實。一言一行。莫非矩度。不幸生非其時。寧甘藜藿而循仁義。不苟叨位慕祿。閒居於古今成敗。治道升降。人物賢否。政事得失。莫不形之於文。皆嚴毅正大之辭。絕輕浮誇誕之態。所謂古君子。蓋其人與。銅嘗考之載籍。閩自述古季慈二陳。閩中鄭公。關周。執中。劉五先生。倡道於前。繼而龜山楊仲素。羅延平。李三先生。出。至朱夫子。集羣賢之大成。益講明於後。道德入人之深。世號海濱鄒魯。又如胡文定致堂五峯。籍溪蔡西山父子。劉白水屏山。黃勉齋。陳北溪。真西山。潘瓜山。熊勿軒。諸賢。彬彬輩出。文行表表。皆可師法。故閩之士。習不以浮文勝質爲先。而以躬行實踐爲急。俗尙之淳。清修苦節。有東漢名賢之風。當時若賈似道。誤國貶建州。朝議以爲朱子講道之邦。其敢居此乎。是亦足徵矣。先生生當元季釋騷之時。邁德於身。自蔽於不耀之地。駸駸乎不知老之將至。此其可惜也。使其見用於盛朝。所以嚮宣治道而斧藻休光者。又不知與古之豪傑孰先而孰後也耶。先生之文。洪武間曾鏤版。未幾皆散失無存。銅自幼侍先公。談及先生道德爲詳。誦先生之文。頗習。今先君沒。又四十年矣。近閱書藏。得先君所錄舊本。手澤尙新。反覆玩味。不勝悲感。遂命工重刊。以永其傳。謹述先生行

實之槩。書於卷首。俾觀者得有所考。先生名海。朝宗其字。號魯客。齋扁曰聞過。學者皆稱爲聞過夫子云。成化三年丁亥季秋重九日。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浙江温州府知府同邑邵銅書。



# 張序

嗚呼。文難言也。有聖人之文。有賢人之文。自聖人不作。易、詩、書、禮、樂、春秋、中庸、大學、論語、孟子之學不傳。而聖賢之文亦未能繼之者。厥後徒以其言詞之懿。順理而成章者。卽謂之文。若左丘明以其浮華夸誕之辭。作爲左傳國語。後之言文者。最以爲古也。然文人之文也。非聖賢之文也。予故曰文難言也。戰國先秦。儀秦、隄斯之屬。競以縱橫巧詐之辭。相高兩漢。賈、馬、向、雄、歆、固之輩。書策論疏。馳騁後先。至今猶以其文爲古焉。然文人之文也。非聖賢之文也。予故曰文難言也。東京而下。陵夷至魏、晉、宋、齊、梁、陳、隋。世道衰敝。風氣萎弱。其間豈無操觚執翰之士。誇翰學爲文者哉。然後之人不道也。獨諸葛亮、陶淵明、王仲淹、三子。生乎其時。固未嘗學爲文。而其文辭間見於後世。後世猶有取者。以其人品高邁。不規於文。而文自順理而成章也。李唐來。韓愈氏獨以傑特俊偉之才。宏博自得之學。倡爲古文。遠紹秦漢。柳宗元、李翱、皇甫湜、張籍之徒。從而和之。唐之文於是爲盛。五季不振。文亦隨靡。宋興。歐陽子倡爲之。曾王三蘇。從而和之。宋之文於是爲盛。然亦皆文人之文也。非聖賢之文也。予故曰文難言也。惟周茂叔氏挺生南荒。倡鳴道學。揭太極之圖。闡通書之說。二程張朱。從而發明之。然後聖賢之文有緒。而聖賢之學亦傳矣。其視秦漢以降文人之文。蓋有不足言也。元運百年。文士不鮮。未嘗不艱辭麗語。倣秦步漢。然較之唐宋諸文人之文。遠有不及者。其於聖賢之文何如乎哉。吾閩人吳朝宗。生於元。老於今日。剛直不偶。處於山林之下。味

聖賢之書。學周程張朱之學。而獨嗜爲古文。其悲懼憂懌。感時憤事。未嘗不寓之於此。故必關乎世教。而流連光景之辭。一不苟爲。蓋有意乎聖賢之文者也。維揚薛君子威。雅愛古文。一見而喜之。持其藁過予。序其首。且曰。吾將以其文傳之北方之士。知閩自文公之後。復有如此之人。如此之文也。予與二君均有交游之好。誼有不得辭者。故曰文難言也。因推言聖賢之文。與文人之文。歧爲二軌。使觀者因其文以求其爲人。尙有得乎言語之外者矣。太古生。永陽張惟康序。

## 明史本傳

吳海。字朝宗。閩縣人。元季以學行稱。值四方盜起。絕意仕進。洪武初。守臣欲薦諸朝。力辭免。既而徵詣史局。復力辭。嘗言楊墨釋老。聖道之賊。管商申韓。治道之賊。稗官野乘。正史之賊。支詞艷說。文章之賊。上之人宜敕通經大臣。會諸儒定其品目。頒之天下。民間非此不得輒藏。坊市不得輒粥。如是數年。學者生長。不涉異聞。其於養德育才。豈曰小補。因著書一編曰書禍。以發明之。與永福韓翰善。嘗仕元。海數勸之死。翰果自裁。海教養其子偁。卒底成立。平居虛懷樂善。有規過者。欣然立改。因顏其齋曰聞過。爲文嚴整典雅。一歸諸理。後學咸宗仰之。有聞過齋集行世。

# 聞過齋集目錄

卷之一

序

吳氏世譜序

厚本錄序

葬書序

雙谷序贈秦景容

送龍江山長序

美監郡編役序

贈劉僉憲後序

贈郭徽言序

送延平學正序

贈閩縣教諭序

送王潮州序

聞過齋集 目錄

聞過齋集 目錄

贈順昌綜理序

潘氏世譜序

王氏家譜序

傅德謙復氏序

孫氏二子名字序

送傅德謙序

送燕經歷入京序

送程伯崇還江西序

送徐宗度序

潘氏族譜序

送鄭訓導序

魏氏世譜序

孫戮字序

楊徽字序

薛懷安文集序

送寧化訓導序

思鳳臺詩竝序

薛氏家譜序

魯客序

草心堂序

卷之二

記

祠堂記

後記

獨樂千古軒記

改軒記

淡軒記

潮州三皇廟記

永思堂記

種德堂記

聞過齋集

目錄

悠然軒記

友蘭軒記

知止軒記

歸帆樓記

遺安堂記

南樓記

讀書堂記

宗會堂記

愛日堂記

阜林鄉學記

致樂堂記

靜對樓記

望雲亭記

平遠堂記

近道齋記

卷之三

書

與林侍制書

答貢尚書書

復陳左承書

與使者書

與秦景容書

投鄭彥斌書

傳

閩寡婦傳

墓誌銘

故王將軍夫人孫氏墓誌銘

哀辭

黃孝仲哀辭

林公偉哀辭

聞過齋集 目錄



阿彝哀辭

王山人哀辭

擬招

祭文

祭鄭氏甥女文

祭鄭以弘文

祭葉祺文

祭漳州知事史大年文

卷之四

箴

聞過齋箴

慎獨箴

愚樂齋箴

惜陰齋箴

吳彝字箴

題跋

題醉圖

題商山四皓圖

書三先生帖後

跋羅源黃氏所藏朱文公手帖

題半方所

書張原靈文集後

書宋少帝賜高應松辭參政不允詔後

書宋武岡守楊公遺臺後

贊

琴贊

逍遙道人真贊

直方贊

友石山人真贊

薛子成真贊

聞過齋集

目錄

自贊

雜著

刊朱子家禮成讀之有感書齋壁自儆

感春操

木石居辭

答問

書禍

讀鬼谷子

# 聞過齋集卷之一

元 吳 海撰

## 序

### 吳氏世譜序

按吳本姬姓。泰伯之後。以國氏。後子孫散居天下。其在閩。有繇光州來者。唐光啓中。有曰英。從王氏入閩。相傳始祖也。海昔爲兒童。聞先君言。吾幼時。見吾父嘗閱巨帙。問曰。此族譜也。自先世宗族及後代子孫。悉錄於是。吾父不幸。沒於易代之際。母倉卒棄產。攜幼入古靈山中。依外家以居。譜牒遺失。吾年方九歲。及冠乃歸。又言吾支故不蕃。吾曾祖舉進士。初授寧國府知錄。而卒。曾祖生祖及叔祖。而叔祖無子。先祖生吾父兄弟四人。長及季。又無嗣。次僅得一子。而吾父乃生我及叔。寧知後世何如也。又曰。吾先世家郡城東。後徙居下渡。候官吳帝俞。自橫棗來。繼石鼈之宗。至則謁先君。講兄弟之禮。曰。兄派河口。河口派出候官。吳偏族也。帝俞生與先公同年。而日月差後。候官兵不及。耆老猶存。其言必當有受。先君又言。吾前後詢吾譜。殆三十餘年。而竟莫得。豈諸族分已久。而吾所記特近。宜其不能合也。苟終吾身而不得。其作於汝乎。先公卽世。海追承先志。嗣而錄之。恐於是弗作。則來者益無所考。昔穀梁子有言。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吾亦由是而已矣。吾父。吾所見之世也。寧國以下。吾所聞於吾父也。此傳信也。其他則傳疑也。吾不

敢以疑爲信。故是譜斷自寧國而下。吾抑於此。重有感焉。古者宗法行於天下。宗族有所統一。人心有所聯屬。故孝弟隆而習俗美。先王之治易易然。是法旣廢。人各以意自私其親。恩不廣而施易終。至有視周親若途人者。然則今日所賴。惟簡牒之存。使知水木本原之義。是譜所以作也。嗟夫人孰不念祖宗哉。亦孰不顧其子若孫。世世親睦哉。而祖宗之望。有不若予乎。苟推予之心。以及祖宗。則遠者猶近。疏者猶親。服斬而情不斬。屬盡而愛何窮。夫恩固賴於相成。而道實原於自致。子焉自致其孝。無怨乎父之不慈。父焉自致其慈。無疾乎子之不孝。兄焉自致其友。無責乎弟之不恭。弟焉自致其恭。無恤乎兄之不友。致於己而不望於人。則其道易成也。是則海命譜之意。非亶爲紀名系設也。嗚呼子孫。念敬之哉。

一譜爲首圖。具世次而派別之。以名世系。蓋略則易考。派別則不紊。無後者直疏其下曰絕。謂無子而不置後者。

有官者疏曰某官。

從後授。

遷居曰遷某所。

一首旣爲圖。以系世次。次爲譜。亦以派別。乃詳記名字行次。娶某氏。歷官某。生子幾人。某甲子生。年若干。卒葬某處。某人爲誌。若遷居者。備述其由。譜後載先世家訓文字略者。及墓誌。若先世著述文字多者。別爲集。不錄於此。先世家訓及著述。子孫寶藏之。以傳後人。

一子孫名次。從水木火土金行爲一世。五行相生。循環無窮。

一子孫行次。五行從名次。五行。男陽女陰。世次易考。如名從水。則行次男壬一。女癸一。名從木。則行次男甲一。女乙一之類。每世從一起數。

則不相紊。

一後世子孫有棄父母出家爲僧爲道者不錄。謂不繫世次也。

一後世有無子不立宗人而以婿與外孫爲繼者不錄。直疏其下曰絕。謂其自絕於祖宗也。

一喪事不得用浮屠道士營修科典。不惟於死者無益而生者重有損。

一葬事隨力厚薄。不得用夷禮。焚化。大不孝。後雖有悔。終不能及。

一吾州府君嘗謂海曰。吾行四方。樂鄒魯土風之厚。甚欲徙居其地。萬一不能。汝能承吾志乎。

厚本錄序

人之大倫有五。而父子夫婦兄弟莫先焉。此人道之始也。蓋三者居於內。而君臣朋友際於外。內者由恩而起。義外者因義以生。恩厚則義無不隆矣。世學不明。風俗益薄。人之道將不立於天下。予甚懼焉。暇日采摭傳記小說。凡古今孝子順孫。節婦烈女。兄弟之相友。娣姒之相宜。著爲一編。必求其行事卓卓。而不尙乎多。將使婦女童樨。里巷小人。皆能誦而習之。養心以成德。猝有變故禍難。當有所守。又附以感應禍福禽獸微物。各爲一卷。意謂人道固人所當盡。有不能者。觀於報應之間。亦可以勸矣。而又不察。則禽獸微物。固有有人心者。其可不自愧乎。以人道本於此。故曰厚本錄。若夫君臣之事。則有史冊在。朋友之義。則學者所講。此不錄。

葬書序

地理之說不可謂無也。古人別州分土，卜宅營葬，率皆用之。則其不可廢亦明矣。後世技術之流，張其說以自神，而禍害吉慶紛紛然起。慕利圖福者，往往深信爲所欺賣，說愈熾而人情愈疑，理愈晦而人事愈謬。相承既久，雖執術亦不自知其誣也。可勝歎哉！昔不孝孤嘗負罪於天地，久不獲伸，先君葬非其土，比改葬而兆域果爲水潦所敗，用是痛志以求其法，取古今葬家之言，掇其合於理者，彙爲四卷，以示子孫，使不爲邪說所蠱，而與我同病者，或將覽焉，必能棄其慕利圖福之心，而專求必信無悔之道，則亦可以自悛吾書，不爲淫巫瞽史助也。

雙谷序贈秦景容

至正二十一年，魏郡秦君景容來爲福建行省郎中。先是平章普公募商胡克舟寇有功，胡因益暴橫，君至持綱紀甚嚴，其衆屢謀害君，而不敢動，卽亂。普公得除南臺以出，而燕公實來伐之，兵頓城外，屢挫，議者皆欲講解以紓難。君獨以爲不可，卒平之。君欲去黨亂數人，臺臣佑之，嗾臬司以飛語中君，君退居水西里，自號雙谷。他日謂吳海曰：裕之生也，介量不容物，不能與衆雷同，終以致咎。今號雙谷，欲重自警，蓋其文取諸名若字，其義取諸容也。子幸有以教我乎？予曰：諾。夫古人之取號，非以表其微，則以箴其闕。君之有取於是，豈非以其廓然大虛，淵乎有容，善來而畢受，可以益德與惡，至而弗逆，可以寡怨與容，大德也。君子於人無所不容，惟不能與小人並立。夫子相魯，先去少正卯，後世稱名公卿，當其年盛氣壯，才茂而識敏，天下事蔑足滯其慮者，其進賢若拔茅，屏邪若去草矣。及其更立旣久，磨礪已深，位益尊而望益

重顧乃誄焉若訥。避焉若遜。閔然若不足。混是非黑白而並容之。前後所爲若二人者。多矣。豈其髮衰志墮。有弗覺耶。將慮熟計精。故爲是乾沒耶。夫務姑息。容小人。貽敗國家。與務爲兼容以安其身。皆自私而不廣。豈斷斷能容者耶。惟君子能容。必有所不容。今君以不容亂人。反爲小人所不容。乃用是自警。得無少有悔乎。抑君之號取雙焉。一以示其容容乎。一以寓其不容容乎。不然。谷一而已。君由其虛中無我。而用以優柔寬綽。天下之善。將盡歸之。天下之惡。將盡化之。徒恐或者不察。以苟容爲德而責於君。則乖已。

送龍江書院山長序

漳居七閩底。東南薄大海。西北引潮汀。諸山地僻且多險。郡獠憑溪峒以居。時出爲民患。古以南荒視之。晉始置郡。宋朱文公過化而後。北溪陳氏出焉。其民益讀書知禮義。往往蹈難死義之夫。貞烈不二之婦。亦既有之。至順元統間。盜賊連起。攻城剽邑。殺掠民庶。然卒不能一日據而有者。其故何哉。聖賢之流風未遠。向背順逆之在人心者。易曉。雖以盜賊之暴。而民不從。教之有益於世如是哉。漳有書院。在九龍江。始因文公而置。兵興以來。他郡邑學宮。或毀或侈。鞠爲茂草。博士僦居民舍。諸生逐利棄業。絃誦寥然。其僅存者。不過爲士卒之營壘矣。而漳故皆無恙。亦氣數適然耶。尤溪陳生。以俊茂之資。廣學而多識。爲龍江學官。來諗別。且求言。予曰。噫。天下古今治亂。時世不同。而人心無不同者。理一而已。夫獸窮乃鬪。鳥窮則啄。皆非其欲也。勢蹙而不得顧其死耳。在上者以賦斂爲飲食。刑辟爲娛樂。民安得保其生哉。夫欲使民回心而向道。使雖窮而不舍義。雖死而不爲亂。則教之事也。今漳學官。有宮室廩食。有弟子而得以施。



其教。生之行。不爲徒取員具而已。其見諸儒。必勸之以篤學行仁。尊文公陳氏之道。勿爲流俗所變。見父老子弟。必勉之以孝弟忠信。事上不倍。有問政者。亦將告之曰。民安則政理。安民在於富之。使民有所賴焉。則難動而易固矣。郡幕府潘公。吾故人也。久不相見。勞爲致謝區區焉。

美監郡編役序

古之役民。用其力而已。然歲不過三日。其用之爲甚輕。唐制。歲役民二旬。有事而加役。免其調。役三旬。則租調俱免。不幸有蠱霜水旱之災。卽課役悉除之。意用其力則緩其財。用其財則紓其力。民者國之本。不欲傷之也。後世役浸重。猶但用其力耳。國家立法。非不善。後益誅取焉。福建當天下彈丸黑子之地。比年盜賊軍旅饑饉。民死傷流亡之餘。視舊不加衆也。地之所產物。視舊不加多也。而今日官員吏胥。何啻三十倍於舊。百司阜隸。無賴亡命之徒。詭爲兵者。不知幾十倍於舊。又隣省他道。不能卽治所。而寓於此者。是皆給在何人。常賦不充。至於豫借。勸取不足。乃立科率。民無所出。至捐生而追禍者。屢有之矣。豈非目前之事耶。郡侯在任久。知役法之病。奉省憲命而新之。卒事衆稱其仁。有老父言曰。福州附版圖。將九十年。至治以來。役法凡六更矣。夫民力不齊。大者三十年。小者十年。強弱異矣。官據籍。不知變。弱者不過一役。卽貧。貧而貸之。況有不貸乎。閒一更法。當事者或恃其明察。或負其強悍。以獨見爲精敏。以衆詢爲不能。聚數百人於庭。鞭笞拷掠。責其成於一二日之間。吏巧法與豪猾表裏。貧民受抑無訴。彼且擅以爲名。聲不亦誤耶。今侯自建局。以至竣事。屏去刑罰。朝夕費千百言。諄諄勸告。侯豈不賢於彼哉。吁。侯入宮自

撫其子爲之節飲食。時寢興曰：吾子也，誠愛之矣。出而坐黃堂之上，視其儼然在下者，豈不曰是亦吾子也。問其疾病，察其所苦，亦思有以寬之耶。侯之心於是蓋可推矣。嗚呼！使在上者能御下以寬，在下者能撫民以寬，民庶幾有瘳乎。

### 贈劉僉憲卷後序

國家設官分職，倣古制，置廉訪使者布諸道，按臨郡邑，立內外臺以總之，其意甚周。百年間，境土奠安，政治鮮闕，此之由也。自古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其綱紀所繫，治亂關之，國家紀綱繫於風憲，自海內多故以來，民心皇皇無所底止，雖守令夔殘之所致，亦由任是職者不能提綱振紀，取國家立法之意，自壞之。閩最僻遠，比年風憲益弛，自劉君之除，人已想其風采。比至，見其約已守法，百司肅然不敢犯，其行部舉刺合誼，民志慰悅，紀綱法度殆復振舉矣。一旦慨然念其親老，將棄職奉太夫人以歸，有持君善績示予徵言者。予曰：劉君剛方質直，天性也。聰察強敏，學力也。守法不倚，忠之餘也。仁恕不苛，孝之推也。太夫人年已耄，盡君辭秩爲養，去之宜也。獨惜夫風紀旣壞，將復振而遽去也。是爲國家惜也。若夫政績之詳，在於諸人之言者，不復書。

### 贈醫師郭徽言序

舉天下之術，惠利足以及人，溥而不窮者，惟醫爲然。古人以醫與相並稱，蓋相賢否係天下安危，醫良庸關斯人壽夭，小大不侔，固其類同耳。醫師郭氏，吾郡之良也。居閩縣官賢里，先世由科目仕，有人，其得攻

瘍術四世矣。瘍醫世稱外科。謂與內科不通。執是技者。不過辨其瘡潰金拆之屬。制其祝藥剗殺之劑而已。於切脈審證。湯飲醪醴之用。不與焉。郭氏謂瘍雖外。實發於內。必先去其本。然後施瘍治。以五毒五藥次第攻調之。兼其內不獨守其外。故舉他醫不能。雖居遠村。然都邑之來迎者無虛日。有貧不能齎一錢謁者。靡不爲盡心。他郡不遠千里來致。若郭氏之術。可謂至精也已。予於郭氏善。而最善徵言。徵言之爲人。信乎古所謂有恆者。而其子勛。又克類焉。予益喜賞。念與郭氏厚。無以及其子孫。適進士黃某來求言。予因得以言贈。夫心和、氣和、形和、起居以時、飲食以宜、六珍不干、諸瘍無生。此一身之安也。上下和、內外和、閨門洽睦。昆弟輯諧。覺隙不形。裁害不作。此一家之安也。或不然。加之以正。而報者常逆。施之以恩。而復者常讎。則亦安之而已。情逆者心必反也。事逆者必深忍也。此安之長久也。凡子所言。徵言旣已行之。而享其利矣。誠願徵言之子若孫。循徵言之道。而世世享其利焉。則予與郭氏厚。平日愛望之意也。醫之事。吾何敢言之哉。吾聞良醫多陰德。他日有起家爲公相者。皆未可知也。醫國之道。亦猶其治家與身也。郭氏子孫。尙其勉之哉。

送林生赴延平學正序

古者天子諸侯。由國都至閭巷。皆有學。教立而道彰。化興而俗敦。秦廢儒術。民以法令爲師。漢唐惟宗太學。郡邑雖稍置學官。而教術已庸。宋朝始宗學政。州郡都做成均。增置正錄。教授秩卑。郡將不敢以曹屬遇之。國朝遵朱氏之舊。然教授於學事無不領簿書錢穀。悉皆莅焉。太守憲臣不知體者。遂以有司督切之。

而不才任是職者。亦往往以有司自處。獨學正職。掌規矩。學錄職程課業。無有司之事。專行其教。里人林生。性端慤。識見開敏。爲學務切己。省試授延平學正。來別。且請益。予曰。古之爲政者。教學爲先。今雖存文具而已。教者所以導民。使爲政者易治也。教之不行。爲政者之病也。然而弗察也。古之教者。擇師爲甚嚴。非取其威儀詞藻。在乎德行道藝也。師不善。必更之。慮教尼也。揚雄謂師者人之模範。彼以爲模範。而非善焉。害哉。吁。治之不興。教禍之也。然而弗察也。迺若子者。可以教矣。生辭曰。礪不敏。不足以辱教事。猶落學足懼。願先生卒成之。予曰。聖人有言。主忠信。夫忠信。有諸己也。水之潤。用以澤。火之熱。用以烹。人賴之。忠信有諸己也。子行乎哉。以子所有。施於人。子所未有者。聖賢方冊。皆子師也。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夫知不足也。知困也。然後能自反也。自強也。是教學相長也。矧延平四君子之鄉。去今未遠。流風遺教。必有在其人者。子旁詢而或得之。他日南歸。吾將從子求益焉。

#### 贈閩縣學教諭序

教諭。邑學官也。漢以來文學。魏校官。唐博士。皆以士通經者爲之。國朝初用郡學計吏。小吏滿考。輒爲學官。知會計矣。烏能知教哉。向嘗竊謂宜選郡學訓導歲久者。則士業素厲。爲教有方。近年更以鄉貢士亞等爲之。則宋待補也。里人林某。年富學茂。一應鄉試。卽中亞等。授閩縣學教諭。衆榮之。而生俛然若不足。一日來謁。予曰。某才學未自信。遽職教事。大懼勿任。願先生有以教之。予曰。閩里邑也。子邑士也。邑中之人。非子親戚。則朋友故舊也。識子者大半矣。教之行易耳。然於子乎觀也。古之人。教以身。不以言。今夫執

卷誦章句操觚牘。聘詞翰。欲以取科第爲子之榮者夥矣。是不賴子也。子獨修而身。齊而家。睦而親戚。正而鄉黨。有一善。朝行之。夕傳焉。不數日而播之百里。非難也。故子之教易矣。況子一門諸父昆弟皆鄉學。又中亞等者。三人。人信之。子之教不難也。夫教者。治之本也。生勉之。仕途發軔。方自此始。今日爲百里師。善其教。他日爲百里宰。必能善其政矣。

送王潮州序

予少負意氣。自謂天下無難事。及壯。見世之仕者多不稱。且云某地難治。某事難集。竊疑焉。既又有難者。乃知人之才不相逮。而居官以營私者衆也。迨犬馬齒衰矣。觀古人益多。閱世益深。迺知天下特有不可爲之時耳。而事實無難者。顧難得其人也。西河王君用文。剛直明快。遇事剖決。權勢不能奪。人以爲難者。君處之有餘。總治羅源。永福。吏畏之若神明。民戴之猶父母。比去。耄倪蔽道。垂涕而不可留。君何以致人若是哉。由其存心也。公律己也。誠若苞苴內謁不行。而奸欺屏息。強梗馴化。利之所在。知之必與民興之。害之所伏。知之必與民除之。孜孜焉。惟懼其政之僻。而又和易可近。故民疾痛輒聞。凡八閩踪迹未嘗至者。人莫不慕焉。分省陳公。辟居幕府。每有所贊翊。既而邊陲多擾。非剛明仁恕之材。不足以鎮之。以郎中出守潮州。兼督循梅惠州。任固重矣。四州之民幸矣。然陳公遠一良佐。豈不甚可惜哉。君行。過予別。請曰。先生何以教我。予曰。德則君有之。惠則民賴之。譽則四方聞焉。然予得無贈乎。夫爲山者。在乎積土石也。不欲崇朽壤。爲川者。在乎納衆流也。不欲涵汗惡。君子爲政。在任賢才也。不欲雜小人。自古君子少而小

人多。小人情僞百端。其入人也易。將覺之也難。宋韓魏公號稱賢相。或者猶謂其明於知君子。暗於別小人。君其慎諸。

### 贈順昌縣綜理官序

國初時。福建置行省。尋以地狹不足容大府而罷。再置復罷。近復置。上命信臣出鎮。凡事得以便宜行之。福建西北阻大敵。頓兵類萬。一日之費。恆數百金。供億之繁。民不堪命。省府以郡邑權輕。擇精悍果敢之才。舉爲幕屬。俾制焉。勢隆法重。指事可集。願以爲甚善處置也。延平屬邑曰順昌。綜理者。聞其惠聲。適予有宗人來。始相見。勞苦之。宗人曰。吾邑誠幸。得賢綜理。林公。民賴以寬。不然死矣。安能復相見耶。順昌小邑。當往來之衝。糞歲盜賊殘燬之餘。存者不能室屋以居。田萊荒蕪。丁壯從戎。民食一粥。又轉餉方殷。百工器械之資。猝然令下。朝戒而夕取辦。他邑盡乘刑罰督責。吾邑獨召社胥里長。諄切告之。民至期輸。則公喜以不至於罰也。又蹙然閱。若知其出之不易也。間有不能足。亦未忍遽罰。則民固已趣致之矣。予曰。信然哉。是仁者之用心也。其果賢矣。夫上之所需。下無敢不應。或有無不齊。不能具於臨時。特少寬之。事既不闕。而民亦免於戾。豈不上下俱得哉。謂猛集事。寬者亦未嘗廢事也。然寬者民裕而懷。猛者民殘而怨。爲政何苦不求其懷而求其怨乎。吾觀前史所載。若朱邑。龔遂。召信臣。其所居見稱。所去見思。沒則祠而祀之。又子孫世世昌盛。享爵祿無已。若邳都。甯成。王安舒輩。豈惟禍逮其身。子孫亦無遺類。豈非天道好仁惡暴。其徵亦可畏耶。今順昌得賢綜理如此。他邑必有聞之而自改者。林公惠政所及。不獨百里也。

況行愈久而績愈著。吾見朝廷擢大任。賚顯寵。將自此始。若其子孫之昌大。則天理自然之報也。宗人曰。吾子之言。誠使爲善者勸。爲惡者戒。豈獨吾邑之人樂聞。願書以貽之。

潘氏世譜序

自世姓之學微。而世族之源。溷而難分。而又更數大亂。故家譜牒存者。十不能一二。雖有仁人孝子之心。欲推本於百世之上。廣其恩於百世之下者。亦將何所從哉。大田潘注述其世系。與嘗聞於其父。併討一二同姓。得其大略。將爲家譜。以傳子孫。而來告予。予曰。尊祖敬宗。而收親睦族。人道之大也。治家之所由始也。古人甚重焉。宗法不行。漢以來尤尙郡望。唐亦尊世族。迺有一姓妄相承者。衆以爲譏。見人之良心不容已也。近代亦不由禮法。以壻與甥。及外孫爲後者。何限。皆由不勝婦人之見。以自滅。官府不治。而風化安焉。人之類。將至於大亂矣。使譜牒不明。其將何以正之。按閩縣清廉里潘氏。與懷安瓜山潘氏同宗。當其盛時。宗族殆百人。今皆絕而不續。間有存者。無非以他姓繼。潘氏一脈。懷乎不墜。惟注一身而已。然則子之爲譜。其可不益嚴乎。子爲譜。由子而上。直書之。宗族絕續可徵者。據實而書之。同族別居他所者。備書之。有名字徒存。而支屬不可尋者。亦散而錄之。其有棄家爲僧爲道者。不錄。以異姓來繼者。著其從來而後不錄。則今日所述。將來可爲潘氏信譜矣。

王氏家譜序

河西古諸羌。漢武帝時始置郡。後擊逐而空其地。徙漢人實之。唐肅宗起靈武。悉召其兵赴難。乘閒爲吐

蕃所吞。後張義朝發鄆兵二千餘人往戍河西。之有中國人。以此周廣順間。申師厚爲河西節度使。王庭翰等爲將。蓋中國人子孫也。宋朝李元昊據之爲邊患。寶元、康定相繼用兵。士有陷沒者。逮中原爲金所併。不能自還。遂爲夏人。元初得天下。惟河西羣年不服。最後乃服。世祖以其人剛直守義。嘉之。賜姓唐兀氏。俾附國籍。次蒙古一等。其俗自別。舊羌爲蕃。河西陷沒入爲漢。河西而任宦者。皆舍舊氏。用新氏。國家尙寬厚。雖占舊氏不禁。然能存者僅一二數。若今福建江西行省郎中王君翰。先世齊人。沒元昊者。其宗族在東河。陽穀甚盛。國初附屬時。其高祖卽復歸山東。沒從其族葬陽穀。曾祖從右丞昂吉下江淮。以功授武德將軍。領兵千戶。鎮廬州。迄今又三世。墳墓皆在廬州。迨君襲職。迺冠舊氏名。上一日出家譜相示。予觀其自曾祖以來。皆著私名。而以河西名綴。其意謂新氏乃天子所命。而不敢違。舊氏乃祖宗所傳。而不可棄。故兼錄之。所以尊君而重祖也。噫。世薄俗漓。人惟功利之趨。而不固其本。故有自毀其祖。而冒國籍以求仕之顯者。安有旣受賜姓。猶不忍舍其舊乎。吾閱是譜。不覺爲之感歎。況其後世子孫。能以祖宗爲心者乎。推此心也。以往。孝在是也。忠在是也。節義可爲也。功業可成也。彼自棄其祖者。使得觀是譜而能動心悔焉。庶亦可改也。是譜益足爲世勸也。

### 傅德謙復氏名字序

貴溪倪氏、金溪傅氏、二族所居地甚邇。而繫世婚姻。倪嘗一支絕。不立宗人。以傅爲繼。故傅氏嗣爲倪五世矣。有曰韜伯文者。嘗病而疑。質於閩郡吳海曰。韜之先本傅氏。自高祖以來。後於倪。非倪也。而冒之倪。



本傳也不得爲傳。二者將曷從。予曰。按春秋莒人滅郕。穀梁曰。取後於莒。非兵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夫氏以辯族。不可遷也。宗以相承。必同屬也。子復之曰。自高祖以來百餘年。遽復之人。必惑且宗人皆不欲。而韜獨復可乎。曰。昔冒而今正。人何惑。宗人不欲。子獨復。何不可。曰。復之而後世不吾順。奈何。曰。子爲譜。敍其由高祖而下。正之爲私譜。他日有能知禮敦本者。必從子改矣。曰。昔倪氏以後託我。今復則絕其緒。奈何。曰。子復故爲倪氏立後。以傅氏女配之。代雖遠而系不絕。氏雖辨而鬼有歸。子勿疑。禮無異姓爲後者。使天下後世有議子罪。則在海也。伯文於是惕然懼曰。吾子貺大惠。其敢不承命。旣又請曰。韜娠時。父出外始生。命名崇德。比謁於父。因之。及冠。母字之德謙。後從師。師乃更名範。字伯文。季父又改今名。然韜亦嘗竊不自安。予曰。禮。君子己孤。不更名。謂父不能知也。名雖不善。猶不可改。況其善乎。請復崇德。伯文謝曰。名正矣。然字無傲。吾子遂易之。予曰。子之字。命於母。取義備矣。夫德務崇。而謙其柄。謙者。不自足而取諸人。地中有山之象焉。請復字德謙。以無忘母命。德謙於是泫然泣曰。昔吾母甚賢。教子有方。字名以義。吾無識屢更。今以子之言復之。猶復見吾母受其教。吾子之貺大矣。請書以爲朝夕戒。

孫氏二子名字序

孫氏二子愿、忠。從臨川傅先生學。旣冠。先生與之字。愿曰。必恭甫。忠曰。必信甫。而爲請於予曰。吾子重有以教之。他日有成。其敢忘賜焉。予謝不敏。然不敢辭。夫恭者。非取臯陶九德之目。愿之恭乎。信者。非取孔子之言。主忠信乎。愿者質之素。恭者禮之存。愿雖純懿有餘。恭則受人之益。故愿必在乎恭也。盡己謂忠。

以實謂信。盡己則不欺己。以實則不欺人。故忠必在乎信也。愿思之。爾之質既愿乎。抑亦有不愿乎。愿矣。亦恭乎。抑亦有未恭乎。忠思之。爾之心果忠乎。抑亦有不忠乎。忠矣。亦信乎。抑亦有未信乎。守爾懿。篤爾貞。毋樸而固。敬以自治。毋任情直。致謹以德。愿也。勉之。勿枉己。勿誣人。發必自盡。行無詭隨。言必可踐。慎出諸口。忠也。勉之。夫人至親莫若父子。親則愛。愛則願其成人。子生而被之美名。所以望其終身也。世多以榮富壽考爲名者。其分皆賦於天。而不由於人。若爲德。則由於人。而不由於天。僉憲公篤厚誠實。好善不倦。不以在天者望於人。而以在人者責其子。朝夕命之。使朝夕自稱焉。稱其名。則思其所以名。先生又從而字以表其名。使必有以成其名。必恭也。必信也。爾不究是。豈不負父與師哉。然以僉憲公之賢爲之父。以傅先生之賢爲之師。朝夕親炙。吾見二子之有成也。予與傅先生交善。又與公相知愛。念其子猶吾子。故於其請也。出盡言以箴。

送傅德謙還臨川序

井詩

予以學樸行方。不同於時。氣質頑鈍。不能自改。以適時之宜。既屢顛沛不悔。則終其身不變。亦可知矣。吾郡之賢者。與遠方之來名士大夫。有知其愚。念欲開之而辱與之游者。不過數人焉。其餘一再相見。始雖其心甚勤。而終則漸疏。非特其遠我。吾亦幸之。予之不才若是。而望交游之衆。聞見之廣。其可得哉。始傅君德謙。來自臨川。邂逅一見。卽相愛若宿契。是豈無故而然耶。德謙學古道。不說流俗。其志與予同行。己合宜。不顧衆人之譏笑。其操與予同。爵祿金玉。不役其心。惟自適爲樂。其趣與予同。讀書有得。冥然感於

中心領神會。端坐若失。其嗜與予同。閱古史。撫治亂得失之機。廢興成敗之迹。英雄豪傑之運用馳騁。大賢君子之經綸設施。正人直士之淪落不偶。讒口佞舌之枉忠害善。忠臣烈士之仗節死義。未嘗不搏髀拊案。奮聲大快。或長吁扼腕。流涕縱橫。其狂又與予同也。喪亂以來。無家可復。其窮又與予同也。若與予同者若是。其不同者幾何。古人結交。以知心爲難。故有舉一世莫知其心。而上求古之人。下俟乎後之人者。今德謙與予同斯世而相知也。顧予何幸哉。德謙舍我而別。予豈不自傷。而又傷德謙。德謙不可留。予將何以爲贈。夫天下之義理無窮。而學無止法。古人所以孜孜。斃而後已者。蓋海平日所自勵。請誦之於德謙也。德謙顛沛流離之餘。宜增益益深。又何待予言。抑終不能而戚戚者。所知既遠。念不得相益。亦難乎其爲情也。言之不足。故永歌之。

傅君隘流俗。舉步追古人。古人去已遠。斯道爲荆榛。出門抱高志。區區向誰陳。十年江海上。漂泊但一身。念我德不孤。邂逅遂見親。相知寧苦晚。不覺逾三春。精微共探討。議論發清新。誼合然諾重。途窮憂思頻。如何語離別。使我意酸辛。酸辛不在別。欲留我何貧。閩水東赴海。楚山西入秦。春波正浩蕩。誰能知其津。

送燕經歷入京序

歲強圉協洽。江東憲經歷燕君。在閩臺。臣以大兵南下。將臨江淮。而閩浙兵力不足。犄角燕君。通達強敏。識時務。且自江東歸。知其他形人情。及近日事。遣如京師請師。因陳虛實利害事。士大夫多爲詩歌餞行者。屬予序之。予不曉世故。直據己意而言。自古及今天下之事。莫不有其機。得其機者。事半而功倍。不得

其機者。事倍而功半。況有至於不可爲者。亦由屢失其機耳。往者中原之亂。朝廷嘗命丞相督伐高郵。是時天下之民引領而望王師者。莫不以日爲歲。奈何閒言沒起於內。詔旨遽行於外。王師旣班。民大失望。此機一失。迺至數歲。比者忠義奮烈。剋平大難。事已垂集。而功不終。豈非天耶。今丞相克篤忠貞。以恢復爲己任。事機之會。良在此時。燕君之行。所請宜無不允者。然事有機。亦當有本。古人不以城池爲固。兵甲爲利者。以民心爲之本也。海隅之民。倒懸已甚。生不自聊。而賦斂日蹙。刑罰日滋。朝廷亦思固其本乎。使其本固。則無時而非可乘之機矣。野人之見如此。燕君以爲何如。

送程伯崇還江西序

海齒未壯時。目當世。竊有陵谷之憂。閒形諸言。聞者鮮不謂爲狂人。又三十餘年。不幸而遂驗。夫國之興衰。係乎人。一時公卿大夫。隆虛飾外。以苟容爲賢。附順爲忠。誇誕爲高。敏給爲才。詭誣爲智。諛諂爲敬。雖至儒者亦然。使世之人踵踵然慕效之。嗟呼。元之末造。風俗好尚。毀譽若是。國之亡。非偶然也。予始以侗直樸固。見病於時。及矚時之所爲。然後乃大駭。知舉世之尙僞。少適其真。於是益自守。不願與世俗交。往年程君伯崇。自翰苑出。掌文臺。邂逅一見。竊怪不類乎今世之仕宦者。及往來益深。議論益密。然後得盡君之平生。君性冲淡。靜而寡欲。不能立崖岸。坦然盎然者也。然如是。亦固爲當世棄。而能優游京師。出入館閣。與四方搢紳。章布交游。雖不爲所稱。亦不爲所病。豈其中又有異於吾之所言者。而吾不及知耶。時事旣殊。向之矜名者。所守一切塗地。而君流離困厄。不失平素。然後吾之知君益信。予以足疾不能入郢。

且數歲矣。交游絕消息。予亦不敢以音問及之。遽聞行李將返江西。欲俟溪澗握手一別。而未可卜。懼其遠而勤余思也。故序以贈。

送徐宗度序

予始聞建安徐君宗度之名。而未識也。其爲校官來三山。余居村落。未及交。其後再至。乃得相見。丰神瑩然。議論通達。經史諸子百家之言。靡不貫穿。於爲文。由先秦以下。迨近作。莫不淹涵浸漬。在其胸中。隨所擇焉而發。開出其所纂書。皇王大訓曰。古今帝王之道。與夫爲治之具。盡在是矣。經世鳴道集曰。聖賢之道。載之言。觀其言。足知其所用心。愚平日讀書。遇有所契。輒粹而錄之。顧以真西山大學衍義爲未純也。以昔人所編文粹文類之屬爲未精也。故二十有餘年。用力於斯業而未成也。將以貽後之人焉。噫。其功可不爲勤。其志可不謂遠且大哉。夫古之君子。有志於世而不用。則有所著述。如荀卿王通之倫。彼皆抱其蘊。而與時不合。旣不可爆。然白諸人。雖告諸人而未必信。顧不得已。援筆而書之。以授其徒。而後世或有取之者。至如蕭統之撰文選。李昉之集文輿之類。則無不得已。而特其好焉者耳。今君之所纂錄。豈亦有不得已而爲之耶。將無不得已而直好焉者耶。避亂來山中。居與予甚邇。時則聞其所未聞。予方賴君爲益。而君遽然以別。需予言。予曰。人生聚難散易。當其聚時之樂。不知有別時之戚。今別之戚。不知別後何如也。君行慎自愛。閩與建相接一水。溯洄若登天。苟沿流而下。則四日可至。君別後乘輿。能如王子猷。繼刻溪千古風致否。

## 潘氏族譜序

氏所以辨族也。族所以廣親也。系所以原本也。夫自宗法不行。而先王之禮廢。民忽忘其本。有能念先祖而厚宗族者。蓋鮮。蓋族衆則易疏。代遠則易忘。此人之常情。然不能自其本推之。將見愈疏而愈忘也。譜牒之作。衰世之意也。嗟夫。夫自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千百人之身。由一人之世傳。而至於千百年之世。自千百人視之。誠已疏。自一人視之。則不疏。由千百年舉之。誠已遠。由一人舉之。則非遠。且吾之所以望吾子孫者。孰不欲其廣而不疏乎。孰不欲其久而不忘乎。是何慮其前而不及慮其後也。是何待其祖宗之不及待其子孫也。何其不能反而思之也。譜之設。蓋欲賢者因心而篤之。不肖者反求而得之。有以企而及之也。懷安瓜山潘得寧氏。出其家譜。求予一言。觀其自文振公以來。十有五世矣。文振公以上。不著所從來。文振公兄弟四人。於倫爲次。一昆二季。譜皆不及。獨記其所居地爲詳。有足考者。茲亦可謂闕耳。若其先世官顯。有階至金紫銀青者。女適人。有爲宰相夫人者。其賢有學於朱氏爲世名者。抑可謂盛矣。傳世既久。不能無顯晦絕續。今之存者。由得寧視之。則既疏且遠矣。得寧讀先世之書。教授於鄉。凡吾前所陳者。皆將責之於子也。由子之身。先之以親其族人。以率其後人。因以勸其後人。俾爲善俗焉。夫顧不臆歟。嗚呼。勉之。

## 送鄭訓導之古田序

百里之邑。有學宮。置文學一人。掌凡學之政令。招邑之秀民子弟入學。選經明行修之士。延請爲之師。師

治諸生講誦課業。傳授而程督之。其位雖卑而其任則重。教之尼行。人材之成否。率由是耳。古田故爲壯縣。提封之廣。民居之衆。邑里之華。文物之盛。蓋彬彬焉。他邑鮮及也。邇年凋弊甚矣。聞皆不如昔。吾黨鄭生。以選爲邑學師。將行來別。辭曰。某也於學。每見其不足也。今其可以教人乎。予曰。子之言善矣。卽子之言。可以爲教矣。夫學至於聖人。猶不自足也。況衆人乎。夫道無巨細精麤。無乎不在。而實高且遠也。升高者必自下。陟遠者必自邇。此爲學之序也。夫學能知不足。則必力。力則無有間斷。而進進不已。進進而不已焉。則無高遠之不至也。使躡等驟進。好高欲速者。望道必不見。爲學必無成也。子行哉。以子不能足之心。施於人。使人人得子不能足之心。以爲學。使其志立義明。躬修學得。則措之於用。無所不可。苟務外而不務內。事人而不事己者。不少有得焉。則矜夸侈大。傲然自肆。其去道益遠矣。抑非君子之用心也。因子之言。道邑之諸生。彼幸毋謂我毫而言迂。

魏氏世譜序

宋歐陽公著族譜。用漢年表法。蘇老泉取禮大小宗爲次。二譜之法。非不善。然非讀書知古者。驟而觀之。亦難遽辨。不若他例之明白而易曉也。魏氏先浮光人。入閩。首居福清。後繼長樂。陳氏是譜稱始祖者。非始祖也。由福清徙長樂之始祖也。故稱始祖焉。譜始於是者。近而能詳也。不錄福清者。遠不能詳也。地阻屬絕。譜不相通。欲係之而無由也。必述之者。不敢忘所自也。吾之所以樂爲之言者。嘉其後陳而能復也。噫。彼陳氏棄其宗而立他姓。魏氏亦棄其宗而後他姓。皆失其大者。旣又能復焉。則魏不遺其先。而陳自

滅其後矣。今世之姓氏瀕殺。往往類此。蓋十有五六。使閱是譜而有感焉。既迷而能復。已失而能改。豈非錫類之大乎。嗚呼。閱是譜者。可以有戒矣。可以有勸矣。

孫戮字序

孫戮。字景嚴。其名與字。始皆大父命之。而父爲之請於予曰。願有以發其義。俾戮也勉思自力。庶幾克承大父之志。豈惟戮也受賜。將某亦有賴焉。予辭不獲。乃言曰。夫戮。兵器也。古人內以自克。而外以威不順者也。其嚴乎。夫惟剛明正直。果斷裁制。用無不利。而物不能犯。所以爲嚴也。若君子得之。以修己。則貞固而廉潔。以刑家。則整齊而如一。以事上。則忠信不阿。以待人。則威而不怒。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必先正其本也。昔孔聖之孫。有曰戮君嚴者。守節清苦。議論正真。爲唐名臣。韓愈退之嘗論其德。古人尙慕前輩。或取以自名。若司馬犬子慕蘭相如。遂名相如。意者大父希孔君之賢。將使知也。畫一以孔君爲師乎。孔君之事。載在方冊。昭然可考。景嚴動必稽之。他日不悖於孔君。則爲無負於爾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嚴勉之。

楊文質字序

楊文質先生。與予交久而敬深。他日見其嗣子徽曰。吾兒魯鈍。不能讀書。嗣吾業。又不能操耒耜服田畝。奈何。厄於貧。其終將以技食營錐刀之利。以餬口乎。然旣娶且抱子矣。鄰里鄉黨。不欲名斥。思有以責其稱者。幸因吾子謀之。予視徽。樸以素。懿以愿。喜焉。夫徽者。美也。樸而不離其真。素而不事於飾。懿則守也。



專愿則於人無競。其實可謂美矣。質美而後可以入道。夫子所謂繪事後素者也。微也。由是日修其孝弟忠信焉。夫孝者。事親之美。弟者。事長之美。忠者。處己之美。信者。待人之美。此內美也。金玉之富。軒冕之榮。第宅之華。服食之鮮。則外美也。內美則願爾有之。彼外美者。得與不得。固在天而不在人。君子不以爲美也。請字曰仲美。古者士之子恆爲士。爲士不足則爲農。農又不能。則從事於末。其勢然也。其等雖不同也。而其行則無不同也。仲美勉之。他日使人稱曰慶元君子之裔。雖貧且賤。則固賢於人矣。此予之所望。亦而父而祖之所望也。仲美勉之。文質謝曰。子之言。實出我心。請書而授之簡。於是乎書。

薛懷安文集序

古人文不苟作。必根於理。詩不苟作。必止於禮義。苟或不然。不如無作也。懷安薛大夫。予不及識。聞其去時。邑中送者千餘人。攀戀號泣。不忍別。既去。有父老數人。持詩文一帙。以來示予曰。此吾薛大夫所作。吾謹錄之。吾子不可無贊一辭。予老且多病。裹足不出。將二十年。於世事亦不省。乃問父老以薛大夫爲人。曰。大夫惠人也。其愛民若魯恭。其處己若田仲。其施教若文翁。其爲政。一以德化。而不以刑罰。吾民賴之。若父母。然而去而不能留也。吾民安得不感哉。異時爲政者。不知盡職於己。盡心於民。惟務其家之肥。而視民若土苴。故民之視之也。其至猶盜賊之臨。其去若疾病之脫。今薛大夫。父母也。吾得忘之哉。言且泣。予曰。信哉。薛大夫之賢也。不然。何其民之愛之之至也。視懷邑之於桐鄉。庶其近之矣。因閱其所作。其文信本於理。其詩不徒發其情。庶幾逮古之作者。而不爲苟。因大夫之言。而見其心。因民之思。而徵其德。

辭之賢不誣矣。予所爲序者，欲使後人誦大夫之文，而知大夫之德也。大夫名武，字之威，號雲壑，廣陵人，世儒者云。

### 送寧化訓導序

八閩惟汀僻遠，其大民質素少文，其細民勇而固，吏善撫之，則易以治，不善撫之，則易以亂，非其俗獨異也。教之施有弗至矣。夫民知禮，則不犯上，知義，則易服使，生厚則自向化，往時爲政者，不知出是，惟以禁令法律爲主，民重不堪，遂至無所逃罪，非其民之罪也。聖人有言，不教而殺，謂之虐。夫教治之本也，學校風化之原也。教之道德，以淑其心，教之生產，以立其業，教之禮義，以正其俗，教非徒文辭之謂也。文辭之爲教，猶禁令法律之爲政也，抑末矣。夫民知教，則良心生，教立則善人衆，大家旣服，小民視之而化，風俗無不美，生以溫柔之學而贊邑教，人將信之，教之行有日矣。於爲政，豈少助也耶？生勉之。

### 思鳳臺序

詩并

至正間，尚書玩齋貢公來閩，寓城西香嚴寺，荒蕪中，得凸地爲臺，構亭其上，以時燕息，與其徒講學，題曰鳴鳳，且自爲文記之，亦一時盛事。時異事殊，屋毀臺圯，斷碑臥草中，門人鄭桓，昇歸瓜山鄉學，後有一小丘，植梧竹焉，懷其師而不能忘也。名曰思鳳，旣爲記，請予繼之。予能忽然無情乎？歌以寫懷，並著桓之思云。

臺有梧，其陰孔敷，鳳不來兮，奈何臺乎。臺乎空有梧，臺有竹，修其如玉，鳳不見兮，奈何臺乎。臺乎空有竹，

昔之巢兮阿閣。亦既下兮虞廷。有止其集。有誰其鳴。去世德而不返。使我心兮怛怛。登斯臺兮盼望。邈秋霄之冥冥。我心悠悠。日月其征。晡兮斯臺。憂心如燈。

薛氏家譜序

譜牒之作。以親親也。人之親。莫重於父子兄弟。自吾身而上。推而至遠祖。而莫非父也。自吾身而下。推而至百世。而莫非子也。旁而推之。自吾之兄弟。吾父吾祖之兄弟。至凡族人。皆世世兄弟之次。雖屬有遠近。禮有隆殺。而義無獨殊者。由人之生。一本故也。世教不立。人道大墮。愚者昧於其理。儒者安於所習。不孝不仁者。蔑祖宗。棄親戚。至於無子不立宗人。而以他姓爲繼。自絕其後。而不悟不悔。使鬼神不得歆其禮祀。亦由譜牒不明故也。薛本春秋諸侯之國。後世因以爲氏。在唐。氏居江東者爲望族。今薛氏世家揚之。秦興。其派出河東。舊有譜而失之。其可徵特自高祖以下。故今以爲譜首。其間他姓爲後者。皆削而不錄。或曰。彼雖異姓。而繼我既久。難遽去之。毋亦別錄以附於後可乎。曰。不可。夫他姓之人。自棄其祖而來。附吾之祖。自徹其姓。而來冒吾之姓。亦可謂不孝不仁者矣。譜正欲其辨之也。而又混之。是何不忍於他姓之非親。而能忍於吾姓之至親乎。彼他人。而吾謂之父子兄弟。於心果安。於理果可推乎。今吾棄而不錄。使彼亦得反於其族。豈不二者俱當耶。噫。附枝大者。而本悴。異姓蕃者。其宗危。觀於薛氏之圖。抑可懼已。吾子慎之。嚴譜牒之法者。人倫之義。去異姓。而革其混淆。明本親。而篤其恩愛。則木本水源。發茂流遠。宜自今日正譜始。薛大夫儒者。故以是告之。使施於政。亦可以正俗也。

魯客序

海幼時先君子嘗撫海言曰。吾行四方。樂鄒魯土風之厚。吾將徙居焉。苟不遂。汝能成吾志乎。海雖幼。嘗在念不忘。比長。獲接先生長者。交海內名士大夫。莫不詢知其土俗。其去意大決。然於內外艱情事未效。加以眷戀親戚。懷故重新。逡巡二十餘年。而道路不通矣。如是因循。又二十餘年。而累愈重。勢愈牽。暇日。憮然以思曰。昔吾幼無識時。先人猶以囑我。今有識而反忘之乎。自是未嘗一日不疚於懷。懼或隕越。無以承先君子之志。乃自號魯生。或譏曰。子自擬兩生乎。予曰。非也。吾擇善俗。率先志也。吾取號有三。吾將地魯。而取其名也。質魯。又取其義也。吾學魯仲尼之道焉。聖人千載之上。吾師也。吾雖百世之下。學者也。謂之魯生。不亦可乎。而吾又何擬乎。若必以爲不可。將曰魯客。志予未得反乎魯也。今雖在閩。吾客也。雖道四方。亦客也。他日至於魯而止焉。則爲魯人。而子又何議乎。序以曉或人。

草心堂序

并錄

天下有大恩而不能報者。夫恩莫大於生之親之於子是也。報莫難於稱之。子之於親是也。然求其稱而不可不知所以報之。此人子之心。所以維日不足而不能自己乎。世道淪胥。人習悖德。駢居詐語之風。恬不爲異。見位達資多者。衆善衆慕。專志孝弟者。或鄙固之。高陽里潘德寧。自幼失怙。由母鞠育。教誨爰底於成人。德寧奉親愛親。家貧不能常具甘旨。遇有珍奇味。必懷以供母。人多哂之。而予則深喜焉。以爲不能及也。載觀古人。若考叔歸羹。陸績懷橘。不意茲事今日於生復見。聞謁予曰。德寧早棄於父。賴母至今。

日深思厚恩。其蔑云報。將扁堂之北牖曰草心。取孟貞曜詩語。朝夕企以自勗。先生其幸教之。予方愧生。其何能辭。夫言者心之聲也。因其言之汎切。足以察其心之誠僞。若生之孝。吾乃僧之爲詩。以道其志。凡物之生。實本乎天。人之有身。曰父母旃。天何以報。物則不克。何以報親。如天罔極。春暉遲遲。草乃生之。句萌甲拆。敷秀榮滋。陽春匪私。草也至微。至微有心。亦懷報之。鞠我育我。長我畜我。顧我復我。出入復我。屏我裁害。遠我水火。自我能言。教我誦詩。我能步趨。慎我威儀。厲我儉勤。毋我怠嬉。我室我家。亦百具宜。莫恩匪深。式深於淵。莫德匪厚。式高於山。匪天寶天。伊母則然。草之於暉。猶或思報。矧伊人矣。而不如草。孟氏有言。實獲我心。草則不如。奚閒禽獸。春陽載熙。親顏載怡。壺有清酒。酌言壽之。天監慈母。錫之壽考。錫以壽康。錫以難老。錫之百福。亦淑我後。北堂有萱。蓀竹猗猗。孰登斯堂。視我銘詩。

# 聞過齋集卷之二

記

祠堂記

昔先君子嘗書積善於家以自命。其在外亦書之。在器或書之。先君子沒。海懼其久而遂泯也。用揭之祠堂。詔不忘焉。夫善人所固有也。生而莫不善。天地之性爲性也。發而爲情。亦未始不善也。耳目口鼻累乎欲。視聽言動出乎己。物我相形。萬事相感。利害相權也。日用酬酢之間。有不得其正焉。斯其爲不善也。反之而善。非取於外也。存其固有者而已矣。故雞鳴而起。孳孳焉。一言之發。必稽一事之施。必慎。晝之所營。夜以自考。夜之所息。旦而驗之。造次顛沛。不敢忽。而況其餘乎。夫莫高於天。天者。高之積也。莫厚於地。地者。厚之積也。莫大於聖人。聖人者。盛德之積也。然則君子爲善。可以有已乎哉。抑古人有言。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夫善惡之勢常相持也。此長則彼消。彼長則此消。善一日不積。則墮。一念不繼。則怠。成者易毀。墮者難全。至甚可畏也。海以是銘者。亦惟先志是述。將垂之無窮。海之不肖。敢不戰兢夙夜。他日將見先人於地下。惟是後世子孫。奉承不替。則海實大願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銘曰。

人性至善。出乎自然。孰能安之。其動也天。衆人不能。氣拘物誘。本心旣放。遂失其有。子孝臣恭。夫正婦從。豈人實爲。惟帝降衷。視聽有常。言動有則。一毫不順。乃害於德。嗚呼夙夜。敬之戒之。勿縱爾欲。勿與爾私。

欲勝則流。私勝則蔽。怠勝則滅。巧勝則僞。人心孔熾。善端實微。初六履霜。堅冰以之。精致其知。勇致其力。纖惡不爲。善乃可積。積日爲月。積月爲時。三十六旬。積而爲基。積縷成杼。積粒成庾。縷粒或遺。於積奚取。父積遺子。子積遺孫。孫亦有後。來昆祢雲。凡是衆善。皆我固有。匪爲人積。曷其不可。己則不善。又以加人。不愧於心。不畏乎天。恭惟我考。垂言立則。爾不能孝。爾罪罔極。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嗚呼。可不慎歟。

後記

海旣表積善於祠堂。仍扁其外扉曰思孝。戒奉先者必遵訓也。古今人聚金玉。廣田宅。遺子孫。卒皆不能守。惟有善者常有後焉。夫祖宗積善。自所當爲耳。而善之福。乃及子孫。子孫積善。亦自所當爲耳。而爲善之美。有光前世。此祖宗所望於子孫。而子孫必體祖宗之心。乃以爲孝。非曰享祀之而已。夫孝而後能享其親。故合天道之宜。因時物之變。中心愴悵而悽愴。思之不忘。誠極而著。烹熟羶膻。奉承以進。懿信愛敬。盡禮而不過失焉。鬼豈有不享乎。不然。則宮室雖修。服具雖美。豐盛粢潔。牲膳酒清。而孝不至焉。神或吐之矣。夫古人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祭之日。樂與哀半。夫事死如事生。則忠之至也。思死者如不欲生。則愛之至也。樂與哀半。則思之至也。夫古人之祭如此乎。故夫祭非難也。忠愛之爲難。忠愛非難也。思爲難。思非難也。孝爲難。將入室者。必視斯扁。知生理之本直。不善不可以爲人。念祖訓之至勤。不孝不可以爲子。日夜思進於善焉。則上可承祖宗。而下有以啓於子孫矣。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嗚呼。可不敬歟。銘曰。

維父與母。實生吾身。吾之所生。子孫至親。曾是話言。莫匪至教。曰善與孝。順天之道。爾亦有子。爾亦有孫。有不能孝。爾心豈安。積金遺之。易散難守。良田美宅。寧世百有。書不能讀。積亦徒爾。惟善固守。孝可動天。爾不媚天。將胡媚焉。明明祖訓。是訓是式。祖宗有善。爾世世積。凡百子孫。敬之無斁。

### 獨樂千古軒記

有以足於中。無待於外。裕於己。不求於人。則心逸而體順。神融而氣和。樂之發於中。如飲者之醉。食者之飽。充然陶然。可以自喻。而不可以告人也。若嗜利者。以貨財爲樂。耽祿者。以勢位爲樂。彼內實無有。而特物以矜。不得則戚。得之。則惴惴焉。恐失之。樂果何自而生耶。乃至老釋之徒。遺形骸。絕聖智。亦姑足謝外膠耳。惟君子能全其性。分固有。而無私欲之蔽。日用之間。浩乎天理之流行。事至物來。應之不勞。隨寓而安。無入而不自得。昔者夫子飲水曲肱。而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後世學者。不能以身體之。知其所樂爲何事。獨孟子言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而韓愈亦云。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發揮明白。聖賢之樂如是。不其至與。江東傅崇德。好學篤志。慕聖賢之道。挺然自拔於流俗。所居軒。題以獨樂千古。閒謂予曰。是崇德所自命。朋友有欲爲記。且銘者。崇德辭焉。敢請吾子。予曰。夫君子之樂。將與衆也。而君以獨名。生斯世也。而君以古名。何忽然與人悖哉。我知之矣。君之志。非不欲與衆而。同斯世也。願衆人之樂與君異。而君亦與衆異。異不可以苟同。夫烏得不獨哉。觀斯世不能與同。游心千



古之上。求與同者而得之。夫烏得不於古哉。且君嘗學易矣。觀陰陽之變。萬物之化。古今往來。治亂相尋。聖人所以酬酢萬變者如彼。所以洗心退藏者如此。兀坐軒中。焚香展卷。觀其象而玩其辭。終日與聖賢對。不知一世之樂有易此者乎。衆人之樂有若此者乎。否也。於是傅君作而曰。唯願書以爲記。

改軒記

宜春夏生。請於予曰。敢問爲學之道。予曰。精知而力行之。曰。知有不逮。繼可以進。行有所失。則當何如。予曰。改之。改者。天下之大善也。成湯以大聖而不吝改過。蘧伯玉屢察其非而至於化。仲由喜聞過。令名垂無窮。古之聖賢猶爾。況後世學者乎。故改者。天下之大善也。不改而遂失之。天下之至惡也。非遽爲至惡也。涓涓可以滔天。星星可以燎原。故不改者。天下之至惡也。然人孰肯受天下之至惡哉。試以號於衆曰。子徒欲爲天下之大善耶。欲爲天下之至惡耶。則孰不輒然怒曰。是薄我若是。且孰不欲爲善人乎。試嘗察之。則其所爲已多不善。猶怨人之告己也。宋趙康靖公。嚴於自治。嘗取黑白豆二器。寘瓶於几上。每行一善。卽投白豆。發意一不善。卽投黑豆。數日較之。初黑多。後適均。又後黑絕無矣。古之人重改過若此。夫知其不善。而日日改之。以至於無可改。豈不爲大善乎。不知而不改。與明知而不改。自棄者。不可與言改矣。況念慮之微。方發於中。有善有不善。惟自知之。他人不能與爲力也。然知之誠難。知之精。在乎窮理而已。子誠黜子之心。而觀古人之心。以古人所行。驗之子之所行。合則由。不合則改。予觀孟氏答陳賈戴。不勝之言。則改之明戒也。夏生瞿然曰。謹奉教。卽日以名其軒。併求書此爲記。予因作二通。一以貽夏生。一

以傳聞過齋自警。

淡軒記

天下之味。易牙能辨之。而易牙不能嘗於無味。非其真有不逮。非口之所接也。無味者。天下之至味也。顧得之者鮮矣。傅君德謙。介特清簡。有志古人淡薄之道。每憤流俗汙濁。欲潔身去之。脫埃壒。御冷風。遨遊乎太初無極之表。特病口不能絕粒。臂不能植翰耳。所居軒名獨樂。千古不理於口。改名淡軒。復請記之。予曰噫。夫所謂淡。非吾所謂無味者乎。天下之物。皆有味。而皆無味。惟道無味。而深有味。所謂至味。君子淡而不厭。是也。揚雄云。大味必淡。然非易牙所能嘗也。人惟德不勝欲。而爲世味所奪。故失其自然。有能洗心濯慮。使方寸湛然。義理以爲之主。則道充爲富。不待乎千鍾。身安爲貴。無藉乎五鼎。蔬食惡服。不與易文繡膏粱。湛然此心。淵乎止水。隨流而行。遇坎則止。窮不爲悔。達不爲喜。而天下之物。烏足以動其中哉。視區區世利之徒。忘身以徇欲。決性命以饜富貴者。猶蠛蠓之慕醯。蠅蚋之甘醜。誠不知其何味而又何嗜。然既謂吾淡矣。又敢與之語味哉。若君雅志沖淡。知用不諧於時。覺天下之物爲無味。而獨沈酣乎理趣。咀嚼乎道腴。怡然自處。栖遲偃仰於一榻之上。清風時來。振膝微吟。明月入懷。引杯孤酌。今來古往。遽然一客。意到無語。與軒相答。問軒比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謂何。曰諾。遂書此以爲記。

潮州三皇廟記

潮州督守王公那木翰。以書來言曰。吾郡三皇廟。舊在激清里。燬於火十五年矣。屬時艱虞。戎壘在野。郡

邑失守。民莫寧居。自翰來此。招集懷拊。惟民事之急。未遑及也。既二年矣。念祀典所重。循是不舉。大懼失職。迺視故址隘陋。謀欲改作。既度地城西隅。合材庀工。功成有日矣。惟殿廡門庭堂室齋廚之位。悉如其舊。而制度深廣加焉。聞古者宮廟之作。皆有述也。子其爲我記之。海竊惟洪荒之世。有不得而考者矣。自伏羲神農黃帝氏作。其實始見於經。易大傳著伏羲氏作八卦。神農氏作耜。聚貨爲市。黃帝氏垂衣裳。作舟楫牛馬。杵臼弧矢。蓋其聰明神智。首出庶物。其開物成務。成化宜民。無非因天地之道。以立人之道。因天地之利。以興人之利。蓋萬世之道原系焉。萬世之治原出焉。方風氣未開。生民違鳥獸不遠。微三皇氏繼天立極。使五帝三王之治有所承。則天地不能以自立。嗚呼大哉。昔周外史掌三皇之書。漢孔安國謂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而後世無傳焉。夫道尊萬世者。享萬世之祀。位高天下者。受天下之奉。萬世之祀。非徒有天下者所得與焉者也。若三皇道與天地並。功與造化侔。雖祠宇徧天下。曷足報其萬一哉。自古聖帝明王。前代罕列通祀。惟肇迹之地有祠。唐天寶年中。始制立三皇廟於京師。有司以時祭享。元有天下。乃令郡邑立廟。祀用春秋二季。然使醫學掌之。取歷代名醫。從食於廡下。亦有所不講也。竊意如唐制。天子親致祠焉。則於禮爲至。庶幾有得師之實。而四海蒙神佑之化。顧不偉歟。然豈草茅所得議哉。乃今多事之秋。列郡生靈。憔悴已甚。而王君獨能緩刑薄賦。以蘇民力。修廢舉墜。以崇祀典。興是役而民樂之。則其政亦可嘉也。

吳元育於其居室之東。闢一堂以爲祠舍。垣墉周嚴。門庭邃深。清闕靜幽。宜神所居。祀其先由高祖而下。至於禰。揭以永思。求予記之。曰。願聞所以起予衷。警予惰。勸予後者。庶幾是堂賴以不廢。予曰。悲夫。夫居是堂者。皆子孫所欲孝而不可得焉者也。欲孝而不可得焉。則其思將何已乎。言之而無與接。視之而無與存。聽之而無與傳也。夫安得不思乎。定省無所與施。溫清無所與時。出入無所告。行無所受命也。夫安得不思乎。至於霜露降而天氣肅。春雨濡而時物變。思之不能已。而將有事焉。齋戒潔清。以致其誠。笑貌聲音。志氣嗜慾。不絕於耳目心思。然後髣乎有見。髣乎有聞。入室之日。焄蒿悽愴。冀其洋洋乎在上也。苾芬豐潔。冀其食而勿吐也。已祭而撤。將餽而凝。知神之享不享也。夫安得不思乎。夫祖宗之於子孫。苟可以厚之。無所不至。子孫之於祖宗。不過報之祭祀而已。祭豈足爲孝。欲孝者。惟在於思乎。思承歡之無從。而精意以致享。思聞教之不復。而臻志以自修。爲善必果。思以爲親榮。見惡必避。恐以爲親辱。當事而思。當食而思。當寢而思。終其身而思之不廢。乃所以謂永思也。於是堂乎奚有。於吾言又奚有。

種德堂記

水南蘇氏以善稱於鄉三世矣。海於蘇氏。識其父祖子孫四世矣。珠浦翁。簡直好善。樂周人之急。小浦先生。廣其德心。遇人有疾病患難窮困。而濟之之力。殆欲忘其身者。而家以是貧。德如生自髫髻。有知卽習所聞見而安之。以故人咸稱蘇氏之積善三世。聲聞聞於旁邑。人皆信之無異辭。蘇氏舊有堂名種德。屬予記。予惟古人之宮室器物。凡命名取義。必有自傲。近世率爲賁飾而已。有能因名究義。飭厲而力行之。

蓋寡。若蘇氏所謂種德云者。其可謂身力行之。名實相副而不浮者歟。夫德非自外來也。得之天。我固有之也。故自吾之愛親慈子而推之。以及人之老幼。吾食而閔人之不食。吾衣而念人之無衣。已安而不忍人之危。若其惻隱之情。出於天性。隨遇而發。非以納交要譽於人。求報冥冥於天也。天道無感而不應。人道無施而不酬。顧爲德者。不可以是而設心矣。蘇氏之樹德已久。感者宜應。施者宜酬。則將在其子孫。夫承二德之後。不可以不謹矣。德所以承德也。不德所以墜德也。生勉乎哉。夫恩惠及人。德之餘也。孝弟忠信。仁愛誠實。著於身。德之本也。而祖而父之所種。皆自其本而推之也。夫祖宗種德於前。子孫繼德於後。迺所謂能子也。生勉乎哉。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譬猶農夫。是穠是養。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請以是爲種德堂記。重爲之銘曰。

天降民德。五常俱全。匪我獨有。於人則偏。惟人之發。於心最先。推以及物。寧爲不賢。有美蘇氏。其心塞淵。周貧恤患。濟弱扶顛。曾是三世。而不倦焉。爾心如種。人心如田。爾種爾藝。不求其年。人事之積。必格乎天。善繼勿墜。嗚呼勉旃。

悠然軒記

丈夫出處。不失大節。至於流離窮困。而能隨所遇而適者。非其中有所得。必能以理自遣者也。古今達人賢士。莫不由之。元有天下。垂及百載。末年。士大夫心術不明。風俗偷薄。陵夷波委。以至亡國。其高風遠識。如國初劉靜修先生。其次如歸公彥溫。不一二人。其竭力死義。如余公廷心。李公子威者。亦不多得。予嘗

中夜竊歎丁未之變。計吾平日所知其爲人者。曰行臺侍御史沛郡韓公。前閩省郎中魏郡某公。潮州督守靈武王君。茲三人者。其殆不失節乎。旣而韓公果不辱。以免。某人者。進退不遂。而王君浮海往。交占不達。屏居龍泉之上。謝絕人事。與樵夫牧豎爲伍。室南有山。如覲佳客。聞指謂予曰。吾屏居無聊。惟終日與此相對。使人意定神怡。樂而忘倦。吾將竊取陶淵明詩所謂悠然者。名吾軒。子其與之乎。予曰。與君侯哉。然則子庶爲我記之。予曰。諾哉。夫心有所繫。皆役於物者也。役於物者。顧無時而樂。求之卽卽。必持之戚戚。得之揚揚。必失之俛俛。嗜欲少者。天機深。嗜欲多者。天機淺。夫淵明晉之高士。知時之不可而去之。與世相忘久矣。彼其外物不足以動於中。故無入而不自得。方其采菊東籬之下。悠然而見南山。山非能令人悠然也。悠然者。見山耳。故靜而觀之。見其安然不可動之象焉。見其蒼然不可犯之色焉。見其四時朝夕。晴雨明晦。隨時隱見。終古不變之意焉。是皆有契於中。其趣因之而發。初不待覩夫崔崔巖巖者。然後爲有得也。嗟乎。開闢以來。乃有此山。獨淵明得其趣。今君侯又得其趣。山之與人相遇。豈不難哉。淵明往矣。君侯之繼淵明者。尙未艾也。神交氣合。夢寐將或見之。龍泉之溪。其水清泚。山有佳肴苦茗。可淪可羞。予不憚煩來。與君相對茲軒之下。君餐秋英之秀色。我倚白石之商聲。時咏歸去來辭。招山靈而聽之。

### 友蘭軒記

宗姪克成。以友蘭字其軒。請予記之。予曰。美哉蘭。夫蘭有三善焉。國香。一也。幽居。二也。不以無人而不芳。三也。夫國香。則美至矣。幽居。則靳於人薄矣。不以無人而不芳。則守固而存益深矣。此三者。君子之德具

焉。夫君子德修於己，惟恐其不成。其成又恐其暴著，故始若虛，終若愚，敏乎若不足，浩乎若不知其有餘。善實內充，而英華外發，用則以及物，不用遯世而無尤。昔吾夫子傷時不幸，鼓琴爲猗蘭之操，楚屈平作離騷，引蘭以自況。若是乎蘭之足重。今克成將以爲友，豈特愛其素枝紫莖，綠葉青青者乎。夫光風惠日，暢其和，明月白露，耀其清，嚴霜積雪，厲其貞，階庭深谷，所寓不同，而其美自若。語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然則克成與蘭居，不猶入善人之室哉。克成善友之，其以蘭爲益友，四時朝夕，撫其榮，挹其華，攬其實，翫其美之無斁，感於中以自得。至於久而不聞其芳，克成友蘭乎。蘭友克成乎。聖人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將使一鄉之士，化爲克成，而爲一國之士，皆願爲友焉。其機括良在於是，克成勉之。

知止軒記

天下之禍，恆生於無欲，而禍每起於貪。貪者無厭，無厭則不知止。不知止則禍必恆隨之。然自古及今，相接於目前而不戒，豈人情不安福樂得禍哉。由不能止其貪耳。邑人某，年少爲郡府吏，有能聲。一旦忽然悟曰：吾親老不能養，願爲是役役乎。卽棄之，去郭南三十里居焉。疏圃鑿池，田園自適。又勸小軒，以時燕息。環植花卉奇果，設几案琴書筆研，客至，焚香烹茶，酌酒賦詩爲娛。友人名其軒曰知止。予舊識某，比年因臨川傅德謙往來益熟。夏日至軒中，某請曰：願得先生一言。予曰：諾哉。世之言知止者，多誦而不能行者也。子能行之，則以名軒可哉。夫富與貴孰不欲，而有命焉。烏可貪之以求必得，而不得則歎乎。珠璣象犀，兼金大貝，產於海外番夷之國，去中國數萬里，舟行千日而後始至。風濤之與凌，蛟龍之與爭，嗜利者

必之焉。幸而一遂，可以富矣。而可止也。幸而再遂，則大富。又幸而又再遂，則不勝其富矣。而不止。橦牆折拉於浩洋之中，骨肉充委於魚鼈之腹，故無時乎止矣。高官重爵，大圭長組，朝廷縣之以待賢俊功能，王公之尊嚴，卿大夫之布列，未易可造次也。慕祿者必趨焉，傳會投合，鑽刺攘竊，幸一得焉可矣。再進焉過矣。愈進焉極矣。彼德不酬乎位，才不任其職，廢事曠官，折足覆餗，小焉刑戮之加，大則誅夷之慘，故無時乎止矣。噫，行不知徐，必蹶而止。食不知飽，必飫而止。飲酒不節，必濡首而止。小事尙然而況大者乎。老子曰：知止不殆，故知止者無時而不可止。不知止者無時而可止。無時而可止，必至於進不可退，不可欲止，不得其止，噫，少而不知止者，猶望於其壯。壯而不知止者，猶望於其老。世固有自恃其智，老而冒利不已，豈不大可哀哉。予喜其名軒之意，與予合，故記之。

### 歸帆樓記

董可久，結小樓於其居之左，廣度四几，邃布兩筵，宇可以仰，檻可以隱，促席合坐，可容十人，流溝出其下，老樹蔭其上，潢江前陳，洲渚間疊，逆峯迤秀，環映回合，樓雖狹，其景勝矣。曩予嘗一二至焉。比來請曰：某樓既名矣，未有賁也。予曰：何名。曰：閒者，嘗因友朋徙倚，適空明景霽，激波油如，颺風時起，數帆自遠而至，過於茲樓之外，衆賓咸樂，舉盞相屬，顧謂斯樓得無託是名乎。遂題曰歸帆。幸先生有以發之。予曰：諾。予少嘗涉海矣，觀其茫乎無窮，浩乎無垠，泆漭汗漫，噓吸變化，凌騰鬱怒，顛倒上下，將游神於北極之表，鴻濛之始，與虛無爲友，遺世而不返也。逮其法乎瀛瀛，澆乎悠悠，輕舟緒風一趁，百里，其靈異詭怪，雖足以



慊心。飮目。而震愕之餘。悔亦生之。迨乎揚帆來歸。櫂夫唱聲。舵師幹機。風雨指途。濟雖未屆。而喜可知矣。今復覩是。思往日如在目前。嗟夫。夫天下之至險者。莫若水。而善負者。莫若舟。顧水能乘舟。亦能覆舟。是語里巷所能談道者也。至於往往蹈其害而不自覺。豈獨里巷之人爲然。而士大夫亦多不免。豈非見其可欲。而忽其可畏。樂其暫安。而忘其長危也哉。當水生風利之時。自謂技堅器良。必無可敗之勢。誰肯少自引。以就所宿哉。使水也。專能覆而不能乘。則舟爲無用。而亦不至於敗。況夫爵祿之海。貨財之淵。利欲之源。其禍愈深。其沈沒冒沒濡溺者。愈甚。而趨者愈衆。何哉。思古之人。如越國之范蠡。漢代之張良。以至於穆生兩疏之徒。能燭於事理。審於進退。皆可爲後世法。而世之滔滔。知出而不知入。知往而不知返者。自他人視之。如水之善游。彼且自以爲賢於呂梁丈人。豈不惑哉。然則是樓之命名雖近。而推其義則遠矣。遂爲文以記。

遺安堂記

濟南林貢父。才茂而學富。能安以自守。至正之末。官爵猥濫。閭巷小兒。市一資半級。以炫耀鄰里。貢父於時。方且課僮奴力耕。抱甕灌畦。勸之仕。不應。旣衆勸之。則取龐德公遺安之言。揭於堂。然後勸者始息。世運變遷。攘攘之徒。競進以希親寵。曾未數歲。流亡繫纍。相繼淪沒。蓋萬一有全者。人始服貢父之高。貢父將求余言。因友人林玉請。數年矣。辭弗獲。乃爲記之。予惟安之義廣矣。德公之言。一端而已矣。夫莫安於理。理出於天。而具於人心。物必有則。事必有宜。大而民生倫紀之間。細而日用動靜之際。吉凶榮辱之兩

途。利害得失之前。陳必也。審擇而處之。順理則安。逆理爲危。危者棄而安者卽。雖至顛沛不易。況造次乎。若世有道則仕。無道則隱。進將施利澤於人。退而避禍難於己。其出處固自有宜。非獨以退爲安。仕卽爲危也。子向之所處。亦旣得其安矣。今吾將語子以大安之道。孟子云。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禮人之大門也。誠能得是宅以居。由是門以出。遵是路以行。將見無往不安。無入而不自得。以是淑之身而教之子孫。雖百世可安也。所遺固不甚遠且大矣乎。嗚呼。景升以荊州之全畀其子。後世曾不得庇其闔閭以居。世之惑者。往往棄金玉恨其不多。廣田宅畏其不厚。於子孫交手相付。旋踵而失之。且禍逮焉。然則非其無所遺也。遺之不以安而以危也。觀子之名堂。亦可少戒矣。銘曰。

事物之理。各有當然。人之置身。亦猶器焉。失平則傾。失正則反。不傾不反。乃得其安。於皇昊穹。降此民德。視聽飲食。咸具爾則。子焉克孝。父焉克慈。象賢繼體。堂基播菑。兄愛弟敬。因心友于。旣翕旣好。無交相瘳。男正乎外。女正乎內。閨門雖離。燕及童孺。言必忠信。巧給取憎。行必篤信。蠻貊可行。孰不欲富。得之以義。孰不欲貴。取之有道。決身以饜。終乃賈禍。曰貧與賤。人曷不堪。在外已定。天胡可貪。順命守素。茶茹如甘。我思古人。心安於理。苟得聞道。曰斃可矣。凡百君子。念之敬之。雞鳴而起。爲善孳孳。人亦有言。無念爾祖。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我銘於堂。譬書諸紳。善慎爾遺。遺於後人。

### 南樓記

樓以高明爲主。而面南特勝。高則可以眺遠。南則向明。而於四時之氣無不宜。藍田陳氏所居右。闢一樓。

以爲游憩之所。凡賓客之來必居是。而扁未有刻。以質於子。子曰。旣南矣。謂之南樓。不亦可乎。主人曰。吾子幸有以教之。予曰。古人之制宮室。必而南而背北。所以順陰陽。適寒暑。而通乎氣也。若是樓之景。當星鳥之啓辰。攬萬類之萌鬯。東疇土膏。被襪襍而事耜耜者。鱗然於其上。君子契之。則有務本勤力及時不怠之思焉。大火正中。炎燁灼人。薰風時來。煩慍俱滌。視修途峻嶺行者。往來役役。君子達之。則有知止自足。安分無求之思焉。天高日晶。秋氣慘栗。草木黃落。羣陰斂擊。君子感之。則知屈信進退之義焉。天地閉塞。泉涸澤堅。居人室向。蟄蟲坯戶。君子體之。則知掩身檢德之戒焉。是樓於人。豈少助耶。若夫輕烟煖霜。清風宿靄。和氣動盪。秀色淫溢。月明而萬頃銀涵。雪積而羣峯玉麗。霧雨濛迷。若扁舟之凌巨澗。四時朝夕。晴雨明晦。而是樓之景。可喜可愕。可賞可愜。子之兄弟羣從子姓。相與逍遙於其間。以游神騁目。遣懷適興。而暇日以娛嘉賓。會親友。談今論古。觴酌賦詩。彈琴投壺。穆清風之可挹。無俗塵之汙人。則於斯樓實爲宜稱。而是樓之所以合天時。適地宜。善人事者。曷一而不備歟。抑其視元龍百尺爲何如。主人兄弟。輒爾而笑。奉觴而進。請書以爲記。

讀書堂記

樂清潘氏有讀書之室。蓋君仲晦爲書其扁。且命介以來求予文。曰。願有以教之。予不敏。竊惟天地人物之理。君臣父子之義。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正心修己之法。莫不昭然具在於書。必讀之。而後有以識事理之當然。以成己成物而不謬。自古及今。英賢豪傑之士。未嘗不由此者。子夏言未學吾必謂之學。君子

以爲過。季路言何必讀書。聖人惡其佞。願書不可不讀。而讀之固當有法。蓋不讀非聖之書。則異端邪說。不得以亂吾之聰明。而志定慮專。無他歧之惑。諷誦習熟。循序漸進。則無欲速不達。舍近取遠之病。優游涵泳。沈潛玩索。則不徒口耳。而有自得之實。朝夕孳孳。無有間斷。則溫故知新。而有日進之益。驟覺勿喜。小得勿足。則人百己千。而有必成之效。嗟夫。去聖既遠。遺經徒存。師道不立。斯文殆墜。聞有讀書者。不啻如空谷之登音也。抑不知其立心何如也。如以義。則爲己也。以利。則爲人也。爲己者。自一話一言。莫非切己。心存而默識。身體而力行。極其至也。雖聖可幾也。爲人。則不過資辯博。富詞翰。以耀世俗。媒取利祿而已。於心身何有焉。故予嘗病夫人之讀書。而設心以利者。又不若不讀之愈也。今潘生築室。以讀書名。固予所喜。又不遠千里來徵言。逾年而愈勤。則其志之不在利。亦可知矣。故道之如此。俾朝夕省焉。庶幾進德之助。

### 宗會堂記

羅田林氏。舊爲祠堂。繇遠祖而下二十一世。凡族人祧毀無後之主。悉祠之。其在子孫見祠者。爲二主。以祔昭穆之次。月朔望。令族人致敬。春秋卜日而祭。於追遠之意。可謂厚矣。宣城貢祕書。嘗爲記之。然予竊有感焉。古者合祭祧毀之主於祖廟。惟有國者得爲之。大夫不及也。庶人薦於寢。蓋用生者之禮。先王之制。豈得逾哉。乃爲正之。使各瘞其羣主。又爲之次。其遠祖以來世系名字。具爲一圖。顯而易見。冬至正旦。陳於北牖。宗子率族人羅拜堂下。畢則撤圖布席。宗子升坐於堂之東。族長一人。升坐於堂之西。昆弟子

姪。以次成列。序拜就坐。獻壽。設食。勸酬。禮終。尊者稱述先代功德。締造之勤。積彙之厚。子孫守成之不易。覆墜之不難。蚤夜修飭。毋或不善。以隲名辱身。庶幾有以承祖父之澤。衍於來世。用是爲訓。然後昆弟子。姓。各誦所聞。或傳記故事。或近世賢者。或鄉邑之人。其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復於尊。以告於其衆。族人。有過。則衆勸勉之。期以必改。族議既諧。因更其名曰宗會之堂。將以上章沿灘改歲。行禮。請子志之。以示將來。予惟舊日合祠之意。蓋欲子孫不忘乎祖也。今日宗會之意。蓋欲子孫共仁其族也。能仁其族。乃所以能孝乎祖。舊則自源而徂流。今則循末而知本。其禮雖殊。意實不異。夫人尊祖敬宗之念。亦豈有窮哉。顧禮制不可得爲。易之以圖。則舊時之意不失。而事得其宜。豈不百世可行耶。夫屬有親疏。而族則一世有遠近。而本則一。仁人君子。於同類且一視之。況同氣耶。自夫一族之仁。推之三族。而益親行之。十室而可化。風俗之移。亦具在是。予之所以必嚴宗子者。欲族人知有所統。先王之法。雖不行。毋亦存其名而已。餘悉具貢公記者。不復書。

愛日堂記

詩并

人之生必本於父母。故其行莫大於孝。君子以父母俱存爲樂。而王天下不與焉。則孝子仁人之愛其親可知矣。夫人之身必壯而後有子。迨其子之長。則身已衰矣。迨其子之壯。則身已老矣。視聽不利於前。舉動不便乎昔。思慮不及於曩時。食少而易饑。膚劣而易寒也。血氣之不充。痾瘵之相尋。爲之子者。豈不思以安之。顧時已邁矣。衰者不可得以復壯。老者不可得而還少。雖三牲五鼎。盡其養。溫清定省。盡其禮。洞

洞屬屬盡其敬。柔色婉容盡其愛。左右無方盡其勤。然往者不可及。來者未可期。而日不足矣。雞鳴而起。問其寢也。視日之旦而憂其中。既侍膳也。視日之中而懼其戾。將夕食也。視日之暮。惟畏其下。蓋將以月爲日而不足。必將以歲爲日而猶不足也。歲且更矣。念吾親之齒雖益一。而來者益狹。慕戀之情益切。故視景而喜。視陰而疑。惟恐吾事親之日短。於不可及者不得施焉。此聖人所爲喜懼者也。若彭城董公瓚。年甫壯。以明經茂才。舉司徒來閩。仕途發軔。二親齒各未衰。迎以就養。子婦晨夕不離。承顏順志。幼孫學語於前。一堂之中。唯俞色笑。有若春臺。又題之以愛日。其志抑可尙已。夫父母俱存。固人所樂。而親年未艾。尤不可得。昔老萊子年七十。奉二親爲嬰兒之戲。人亦孰不願爲老萊者乎。海自念不孝。蚤爲先人所棄。不得奉盃水孟菽之歡。今而既耄。徒有終天之感。視公瓚二親同享祿養。此天所以錫之者。而人莫能及也。古人有言。惟德生福。董氏之門。其種必厚。不然。何其獲福若是歟。異時二親黃耆。台背公瓚之年。亦老矣。庶幾有匹於老萊。故誠爲樂之。既爲之記。又道以詩云。

瞻彼日矣。其暉煌煌。爰升於天。耀於四方。瞻彼日矣。維暉融融。耀於四方。升恆於中。人有父母。或者或蓋。我有父母。鬢若玄髮。人有父母。或靡克具。我則具矣。曰。賈有豫。春陽熙熙。淑景載遲。草木具非。我親則怡。夏日悠悠。曷陸孔修。薰風時來。我親不憂。秋日則杲。冬日則燠。則煦其寒。亦解其肅。南阪有蘭。北墉有蓀。廚有甘旨。以備饔飧。崇我籩豆。潔我罍爵。父母既慶。室家且樂。温温淑人。恪慎克孝。天錫父母。百歲難老。人日不足。爾日孔多。善爾優游。相爾作歌。

阜林軒學記

長樂邑南五十里海濱。曰社溪。舊有鄉學。宋英德府學教授林坡子之所創也。隘陝弗稱。廢且百年。其孫文溢。謀於鄉族。乃改卜地於溪之陽。日阜林。建禮殿講堂。左爲列舍。以肄諸生。右爲祠堂。以崇先賢。門庭邃幽。廊廡周嚴。庖湏完具。道無所出。里人李麟。築田爲之地。有闕里人林節生。奉園足之。治工於洪武十二年冬。而竣事於十三年春。餘資爲田十畝。前有湖。其芟魚之利入於學。旣成。來徵記於郡人吳海。海惟古前聖王化民之政。莫重於學。而學莫先於鄉。自鄉以及閭巷。莫不有師。師教民孝弟忠信。勤力務本。民朝夕出入息。必稽善而獎之。過而禁之。故學校爲育才之區。而鄉閭實首教之地。三代盛時。其制若此。治效安得不隆哉。後世視爲文具。而俗不逮古。國朝申嚴其法。信謂知所務矣。若文溢是舉。不惟復三代之德。而又廣前人之功。於以教子弟而淑鄉人。予見其有成也。抑予將有告乎爲師者。夫自孟子沒。而聖人之道不明。異端權謀術數之言。橫流於天下。洋溢充斥。千數百年不能止。逮宋周程朱夫子出。而繼往聖。開來學。正道於以昌明。今其遺書家傳人誦。然而士大夫心術之微。閭閻風俗之舊。猶若未釋。夫異端權謀術數之習者。其故何哉。聖賢之道。著於書。學者不能身體而力行。徒以空言目之。口耳相傳。雖多無益。顧學莫先於立志。志旣定。然後卽物以窮理。存心而致知。力行以求至。惟日孜孜。無少間斷。則入道有方。進德有序。聖賢可馴致。苟有一毫爲利近名之心。則非爲己之學矣。此愚所甚懼焉者。願因諸君子謀之。他日道成。使海濱若洙泗。諸君子之力也。不肯願承下風。

致樂堂記

瓜山陳璠名其堂曰致樂而求言於予曰璠不幸三歲而失所恃惟是拊育顧復之恩皆出於父今父年且老不勝喜懼之情顧家貧無以具甘旨之奉竊惟聖人之言所謂致其樂者欲孜孜焉蚤夜自勉冀獲少娛親之暮齒遂區區平昔之願願先生有以教之予曰善乎爾之志也古之所謂能養者志而已志非有他盡其誠而已誠無有閒於貧富也若使爲子者必富而後可以致力於親則凡貧者皆將終身不得爲孝乎昔者曾子曰孝子之養親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如是而已矣夫養者爲志也非徒爲口體也溫清定省之大節先後扶持之細務盛饌珍羞雖日進而愛敬不至與畜犬馬何異親亦何自而樂哉故人子之深愛者必有聲氣之和色容之婉視而見諸無形聽而察於無聲先意以承志奉順而不違不使其親少有所不樂於貧富奚擇哉蓋惟盡其心而無毫髮之僞則親必安親安則其心必樂心樂則子雖富亦樂雖貧亦樂三牲五鼎亦足樂蔬食菜羹亦足樂終日欣然而忘其老此則所謂致樂也歟雖然足爲養也未足爲孝也不復闡登危以辱其身不苟訾苟笑而慢於人行道揚名以顯父母是則孝之大者不特致樂而已予嘉生之有志故進而告之旣爲之記又贊以辭曰昔昌黎韓子作董生行謂董生召南其孝足稱暮歸讀書旦出耕事父母克樂天降休禎嗟哉斯人實維儀刑子尙繼之昭有令聲

靜對樓記



至正己亥。予避寇水西。依高隱吳氏。吳氏有小樓。附麓面江。平望數十里。軒豁瀟灑。地既僻。人迹罕到。戶外有圃。亦復不知歲戊申。重來寓此。於世事略不相接。惟終日俯檻。朝迎陽而夕待月。夏延颿而冬賞雪。溫涼寒暑。晦明雨霽。氣候變化。千百各異。潮汐之往來。魚鳧之游飛。犁鋤出入。釣艇上下。莫不事與心契。境與情融。豈徒忘世之革。亦不知室之罄而身之羈也。嘗讀書撫琴。詠詩飲酒於此。仰天宇之寥寥。感今昔之殊時。少壯不待。老且益衰。宜斯樓視吾爲過客。而天地一瞬。亦何能長久不變哉。蓋靜而觀之。則固如是而已矣。彼區區爲名爲利。終不能靜。雞鳴而起。汲汲孳孳。攘攘熙熙。憧憧僇僇。若蚋若蠅。逐臭與腥。勞不知息。死不暇悲。視太華不見。聽雷聲不聞。則亦何怪其然耶。是樓以靜名。蓋主人深得其趣。予去之十載而不能忘。其能忘情於主人乎。特書以記之。

望雲亭記

方氏兄弟。構小亭於屋山之右。以爲游憩之所。地既崇。盡羅田之勝而覽之。左嶺巖嶮似龍趨。右山騰踔如虎躍。原田鱗次。溪流虹委。聚落林丘。布碁列星。周迴千里。不出闌楯之外。朝日丹光射乎簷楹。夜月清輝。恍乎几席。涼風滌炎。白雪相映。是亭於四時之景。宜可謂備矣。而未得其所。以名暇日。與予登之。指右山之盡。而可見者曰雲。嘗吾曾大父之所藏也。越左山之半。而可見者曰雲。居大父之塋在焉。予曰。若是曷不名曰望雲。昔狄梁公見白雲孤飛。懷親舍而不忍去。況子兩世松楸。鬱然在目。子之兄弟。時時登覽於此。賓客朋友。宴集於此。興適之餘。舉首東盼。曼睂西顧。膚寸之起。油然動心。思吾身之所從來。念祖宗

荆立之勤積桑之厚無非所以貽吾子孫者惕然內懼飭身厲行迪子訓孫孝弟忠信勤儉圖保之於無窮則斯亭之爲益大矣豈徒遣懷縱目之樂而已哉方氏兄弟適然謝曰命之遂書以記

### 平遠堂記

君子之澤歷世久而不窮者無非本諸其積慶之厚與其貽言之善而又有賢子孫克承之也具是三者於友人陳君子杞見之子杞之先由宋給事中以來十有餘世衣冠不墜詩禮相繼又三世爲鄉先生其積可謂厚矣所居堂舊題平遠新構落成將仍揭之來告予曰吾子幸有以啓我予曰大哉夫天下之理惟平而已矣平則無傾無陂而可居可行乃可以遠洪範以無黨無偏爲惟皇之極易以履道坦坦爲幽人之貞詩不云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父慈子孝夫正婦順兄友弟悌堯舜之道三代不能損益而詭節異行險怪邪僻君子不道焉君子平其心而已矣使心如衡而身如準則施之家而理措之國而治放諸四海而不越傳諸萬世而可遵不亦遠之至乎夫平未有不遠者也不平未有不遠者也非其詒言之善乎漢陳仲弓平心率物而人自化若子杞之篤實好善自守不求於人澹然與物無忤誠可謂善承之者其視斯堂爲無忝矣然世固有立德垂言而其澤不永者子孫不肖不能續其緒也子杞之堂粵自今始又將愈久而不窮噫是堂之名豈獨於陳氏爲宜凡登斯堂而覩斯名者皆不可以無傲也

### 近道齋記

歲在昭陽子寓苦竹聞章宗遠之賢於其友方宗達曰宗遠性至孝父嘗得癘疾臥十年宗遠疏食亦十

年晝夜坐臥牀下。宗遠於昆弟愛。朋友敬。懸實飭行人也。去歲朝廷以禮幣徵授漳浦文學。予恨不及識。他日其子棣來見。恭而有禮。敏而好直。閒抵其家。至其讀書之室。視楣閒扁曰近道。棣進曰。大人嘗語棣。吾平日廣求聞見。知吾不足也。見善必慕。欲自勉也。不善不敢爲。吾恥也。吾於道竊有志焉。故取三近之旨。揭之以自警勵。庶幾可得而入。然大人夙慕先生。未獲階於左右。先生幸臨。其可無辭以誨。予謝不敏。棣固曰。大人向常得與孝度計偕。敢藉是以請。予不得辭。乃曰。夫道者。人倫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乃天下古今人物共行之路。道固因人而名也。安得遠於人哉。然惟踐形盡性者。爲能體其全。其次氣稟不齊。是以不能皆盡。必資學而後能。其學也。則又知有先後。聞有早暮。行有難易。造有淺深。其又下者。則必千百其功。然學本於志。必虛心克己。而后能有受。志立則好篤。天下之物。無以易之。好篤則自力。汲汲孜孜而無間斷。乃能有進。卜子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而近思者。乃爲學之要道也。愚也。蚤自知學。間亦有聞。齒并髦矣。猶覺其遠。常懼不得爲君子。若宗遠固宜吾所觀善而取益者。其敢有告乎。獨以吾所自傷悼者。訟焉。宗遠其謂吾言然也者乎哉。不然也者乎哉。不然者。願有以教也。

